古今治平畧

古今治平畧序

當天啓甲子余[illegible][illegible]與計偕者凡再時余師心華羅公方在兵垣閭語余兄弟曰昔蘇季子得隂符之書

簡練以為揣摩歷說燕趙韓魏齊楚之君靡不適意今豈獸靡精切簡練可裨世務顧視天下事往往迂濶齟齬而不合謂經術之

士何比丁卯三上公車矣余兄乃退而深惟吾師之言慨然喟嘆自號蒼崖子益發先世所藏秦漢以來歷代之書及

國朝典故紀著采輯成事著其得失比類連義原始要終將以通古今之概勸一家之言大哉志乎余小子盍嘗絶筋竭力而未之

逮也會時先人纂憲既得
肆意稽覽纂內顧憂以至
典章未明傳紀未合者趨
庭之際訓啓尤多值
今
上改元諸神受紀庚午之

秋遂告成事自皇古以至
昭代上下數千百秊間凡
天文地紀陰陽之化農桑
禮樂王者之政夷狄盜賊
叛服不常之運中國理亂

人民諺俗庶事因革靡不
備為壬申以還迺劃禝鉥
繁歸於統壹精粗淹通源
委相受或緝異文而同條
或兼數家而一軌或摻三

代之逸典或正先儒之疑文或採紀傳於編季之中或奏疏論於書志之外章隱著畧義例分爲裒散附微正閏權焉至若攷一代

也鑒戒昭然咨一事也利弊畢見大抵視丁卯之帙體具備而加精文錯綜而一變又約其事會最關體要者先爲一集命曰古今

治平略於是每奏一篇蒼崖子必隱几淩思懍然若有得者曰嗟乎經術所以經世務此固前哲格言也然而効既覩矣何哉夫和

緩之治病也必察其病所有餘不足之處而後施之以補泄君子之治世也必眡其國所偏重不舉之處而後濟之以經權是故參

蓍庸有誤投之時而硝黃或以奏效管商時有救敗之術而先王之書未免殺人此治平之所以難也今天下外釁於虜內穴於盜

府藏國匱生民愁蹙上或
作之下不肯應非徒病癖
也又病潰且癰緩不仁此
其治在保元氣實營衛強
筋骨之時也使吾是書行

庶幾哉先師精切簡練揣摩之旨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多讓爲後數季蒼崖子東遊過錢塘門人鍾霜鳴郭亞袍等共發

其書讀之大稱善謀之椋人又數季乃竣售校之勤鳩工之勞則鍾子郭子為多遂初子曰余嘗覆覽治平諸畧大旨在富國強兵

而後劉亂夷兇歸於正治
故其篇次可得詳爲孟子
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
亂亂之生其有古之
世民始有饑寒無賴愁嘆

思淫者乎三代以上井地維均阡陌不惠併富無貧竭澤焚林終亦不振著田賦第一雖聖王不能不使民而民忘勞雖暴王不能

盡使民而民胥怨著户役
第二國有常經量入爲出
及其耗乱出浮於入著國
計第三寛土不糞與狹同
實沃土不播與确同實穢

乘不儲與儉同實著農政

第四

高皇帝有言養兵百萬不費

民間一錢著屯田第五譚

屯田者必兼水利顧時廢

時興著水利第六貫言積貯鼂錯責粟常平義倉因時紓蹙著貯糴第七古者王國之供取之畿內而足後世煩費飛芻輓粟國計

運需轉輸斯屬著漕運第
八轂帛者民之常需也刀
貝者民之權貨也甚貴傷
幣甚賤傷農著錢幣第九
食之少而不可一日無出

之輕而算至不可訾歷代資之以為厲禁著鹽課第十古者關市譏而不征今之關也暴而已矣著關市第十一虞衡藪澤所以與

民公其利也漢有鹽鐵酒酤而蔴茶榷榷茶始唐茶馬始宋著山澤茶榷第十二周家荒政之條漢室蠲租之詔所以慎天災而甦

民困也著賑卹第十三河之為中國患久矣與夷虜同古顓患河令無患漕與

陵

著治河第十四唐虞官冑夏商倍之匪人胡興匪賢

畧治著官制第十五稽古
之制論定後官後世易之
吏道多端循資拾級捷捷
弁弁著銓選第十六三載
考績黜陟幽明循名責實

庶事咸興著考課第十七
三代有道賓能興賢漢光
近之孝弟力田科目之設
盖雜取焉著貢舉第十八
夫女有不字而士有不時

巖棲川觀懷瑾抱璞者欲
憤發明庭而蘇其資也著
薦辟第十九語曰衣食足
則知禮節倉廩實則知榮
辱著學校第二十國有賦

稅民則供之朝有庶職士則蒞之旣開辟雍坐而教之歌之詠之風以係之著律呂第二十一至難定者曆也以其數考之至難測

着天也以其器窺之著曆
灋第二十二儀象第二十
三九州異俗險塞不同殽
函百二維陽爲中著疆域
都會第二十四天險不可

升也地險山川陵麓也人
險戈矛刃戟也著兵制第
二十五穰苴視師寄脊倖
臣孫子教陣戮逮宮嬪著
武舉訓練第二十六摧轂

而授將則尸之負重致遠
馬則宜之行營止衛車則
持之箸任將馬政車戰第
二十七堅壁設堠羅置碁
藩外扞四夷內安元元著

邊兵第二十八邊防第二十九漢文帝有言長城以北引弓之民匈奴主之長城以南冠帶之國朕亦制之著駁夷自三十至三十

二夷患肩背盜腹心也夷
號矢驕盜赤子也咎生饑
寒而長吏不恤困迫無聊
而鼓推不止也著弭盜第
三十二凡百餘萬言終焉

太史公曰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俟後世聖人君子信夫

崇禎十二年歲在己卯仲春日進賢遂初氏朱徽

書於訂古軒

古今治平畧序

昔者三代之盛士人有學校而無科目朝廷有典則而無簿書當其時學與農不分業文與武不分事儒

與吏不分途自家塾黨庠以至鄉國無非學自服力南畝以至執盾斲輪之人無非士自里宗鄰長以至州正鄉遂之大夫無非公

卿然則非無科目也三歲賓興學校固其科目非無簿書也三年計弊典則卽其簿書夫是以朝多明體適用之才而士之生斯世

者幼習其事長釐其務舉
天地九州四夷八蠻之浩
牘食貨兵刑禮樂之典章
曉然如目見其事而爲之
者豈其學獨博哉則上之

所以求與下之所以自求者出于一故學問明而事業著有繇然也至秦政廢棄儒學兩漢精於吏事於是士循章句吏諳牘奏分

鑣而騖窮年不相語情主
仲任所以有事勝忠負節
優職劣之嘆也嗣是駢藻
淫於六朝訓詁訟於唐宋
取士非明經孝廉則賢良

制舉進取非帖經墨義則
詩韻策括無怪乎才者以
閱歷之寡執經術以賊世
而不才者以空疎之質覥
爵位以戕軀其無益國家

均焉耳明興

高皇帝睿慮淵謨卓越萬古

初科薦並行文品兼重久

漸拘於資格科舉習勝至

有以單詞隻語博取終身

無窮之富貴而前者倖獲後者希冀遂使閣經史惟三年程墨房牘是準是繩比及通籍一旦膺兵農財貨之任禮樂虞衡之務無

以其牧兒騾入大家視其榱題藻棁臺盂盃案惘然不識為何物於是沿革不得不狥之前官律筭不得不假之胥吏蒙頭覆面挨

排歲月故令世鮮通材非獨氣運亦功令使然耳目者

皇上銳意求理既闢薦舉之門以羅科目之所不及而

又典明小學蒐補十三經廿一史之闕畧此其鼓勵實學扶進人才登徒望天下章句淺陋者流耶葢必有魁耆之士爲

國家煥稽古崇文之休者既已徵諸南宮木天之選矣予以菲材見棄明世何敢捫虱談當時事第以摇落餘暇肆志鉛槧手掇筆

纍積有歲年爾乃依事分彙大畧以諸史志爲宗而自漢以上史未備者則寇之以周禮自漢以下諸史有彼此不一者則參之以

通典通志通考及考考索諸
書至
昭代國史有不盡詳者則採
之以典彙通紀史料吾學
圖書函史及奏疏館課文

集等書要使觀者一覽無遺讀者旬月可畢雖不敢竊作者庻幾假千里之贏糧歟乙亥秋過錢塘鍾子霜鳴謀授梓以廣其傳予

曰唯唯否否昔太史公積兩世遺文創立四體作爲史記然八書尚缺其二范氏以下備紀傳而畧書志者多矣歐陽公新唐書獨

任諸志以故簡覈精練有典有要上追史記之遺至宋志則瑣碎浩瀚無異邸報外此欲討論華實疏列原委惟馬氏稱焉若乃六

惟玉海彙萃諸編人縣爲宏詞援萃者設茲母乃其餘瀋而遂欲騰之通都寧不適彰其陋鍾子曰是在博洽者固寸斷而餉枵腹

則猶齊王之千蹶也工巳
肇盍請名焉予戲之曰匾
匾帖括哉然典章畧存經
史相翼學者既不若於無
徵而當官亦不躓於罔據

雖致治平亦思過半矣其

曰古今治平畧可乎實戲

之也鍾子乃取名其書是

予罪也夫是予罪也夫

旹

崇禎戊寅孟秋月鍾陵朱

健子強甫題

古今治平略叙

豫章朱子强撰古今治平略始田賦訖弭盜共三十三卷數十萬言自陶唐氏以來經國之事基備矣夫

史家之長以書志爲重蓋一代之謨典百王之憲章咸於此條貫焉非有淹贍沉鬱之才何以示指掌而昭來禩博雅若子長而禮

樂之書缺而未舉宏麗茂
實首推孟堅然猶雜採荀
孟之言沿流向歆之作其
後以志見稱者南惟沈約
北則魏收約則曰淵流浩

漫非孫學所盡收乃云理
切必在甄明事重尤應標
著固知始既難於綱羅終
尤艱於斷制良史之才誠
非易也夫總括者一國搜

獵者數帝其難猶且若此
況自放勛以至
皇朝紀則累千代惟百世包
舉洪纖而有倫有脊豈不
鴻鉅哉唐宋以來則有杜

君卿馬貴與鄭漁仲之流簡括典故以事為類以時為次綴而成書頗為學者所重而漁仲尤自矜許以陳范之徒皆不能為志而

已之所作為昔儒所未窺然或事止隋唐或文煩至數百卷以為馳班轢馬則未敢信今觀子強之書有五善焉略於浮華詳於典

實緩於見博急於徵用一也前代之迹簡而該

本朝之事備而切一也雜諸家之論而不病於駁抽未發之緒而必源於古一也

文章閎雅足以發抒其意
一也上下二千餘年典文
詳洽而卷帙不多一也此
五善者皆前人所難兼而
來哲所宜用心者也夫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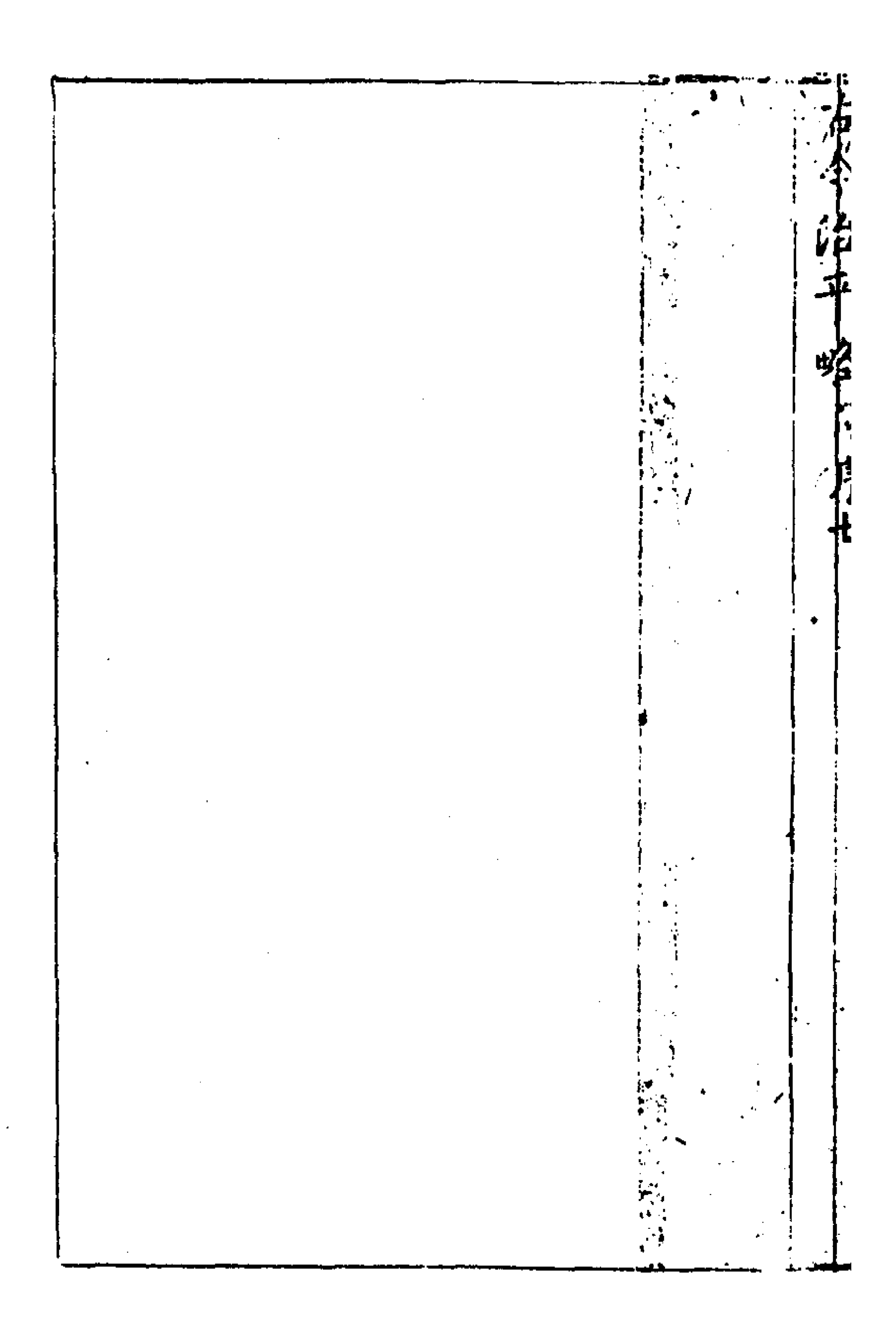
患不學學矣而或不能行
此必儒生掌故之流稽研
章句無益治道於所著書
可觀見子強發負通達國
體之譽繹古証今斷斷利

害方將任重職立偉節以焜燿乎當世豈徒與績文握簡之士爭其工拙哉是書也歷盛衰備興廢曰治平者或法之或鑒之有救

時之心乎我將以為

明天子獻也其曰略者即漁仲所云條其綱目而名之也猶之乎書也志也而見其識大之義也

雲間社弟陳子龍撰



古今治平畧序

老生常談文人蘼用剔所稱文章經國大業誠胡以爲微月隙兑縱横代答其材具學術有足裨益治平

者如軌之適塗水之奏甃要亦得其性之所近天故縱之讀管仲父內政開塞諸書鼂大夫賢粟言兵事魏高平條上便宜諸奏開

悉隱伏洞洞矚矚其略固
可得而指也當誦讀時歷
歷口齒間輙有稟功程績
之速效焉彼非僅爲文者
也書之不可以已也經術

經世務語不誣也　子强
先生才美食被天下而尤
湛深經術其所爲沉博絕
麗之文創其懷抱以與舉
世俊異相見而三尺油素

鉛槧不休甯直昌言論衡
爲寄憂抒憤發裁墻溷紙
筆俱效勛勸輔理之氣芻
僕百氏咸餝富彊畫壹之
容日區星瀾指紋髮理鉅

細弘纖[illegible]舉樂備八通之塗靡逸軌衆歸之壑靡遠流古今大才學人抵掌治平大業慮靡出此鈜故巔愚獸濡首　先生所著古

今治平畧體蕭作述事臚因創河流之本於崑崙駿轍之遍於穆滿觀滄海而測桑田抱馬腰而度圭景張平子之畫地刻圖馬伏

波之聚米成谷劉司徒之見錢流地叔孫奉常之因時制儀令漢高始知皇帝之爲貴材非人授學自得師毋胸馳臆斷之失彰沐

日浴月之功匪以供異人帷中之譚秘當奉爲大士弘濟之規型焉可誣巳余腰蝎量河力綿任山亟發醯雞之覆用給時疲之求

徵役歷時問字旁午眷彼
剞劂良工猷若甘爲臣虜
書淫見嗤北面者有負墻
之趨借曝者知負暄之煖
兵沉默而好滨湛之思童

子之與壯夫仍遷何異假
令玄晏足重三都負天下
重名顧安得叟有踰張司
空者余小子叟安得所膺
足地況經國大業直一賦

哉孔子嘆詩亡而始有刪
國風雅頌於興衰治亂之
故三致意焉讀子夏子詩
小序而犁然有當於心忽
不知今之非古也摧[illegible]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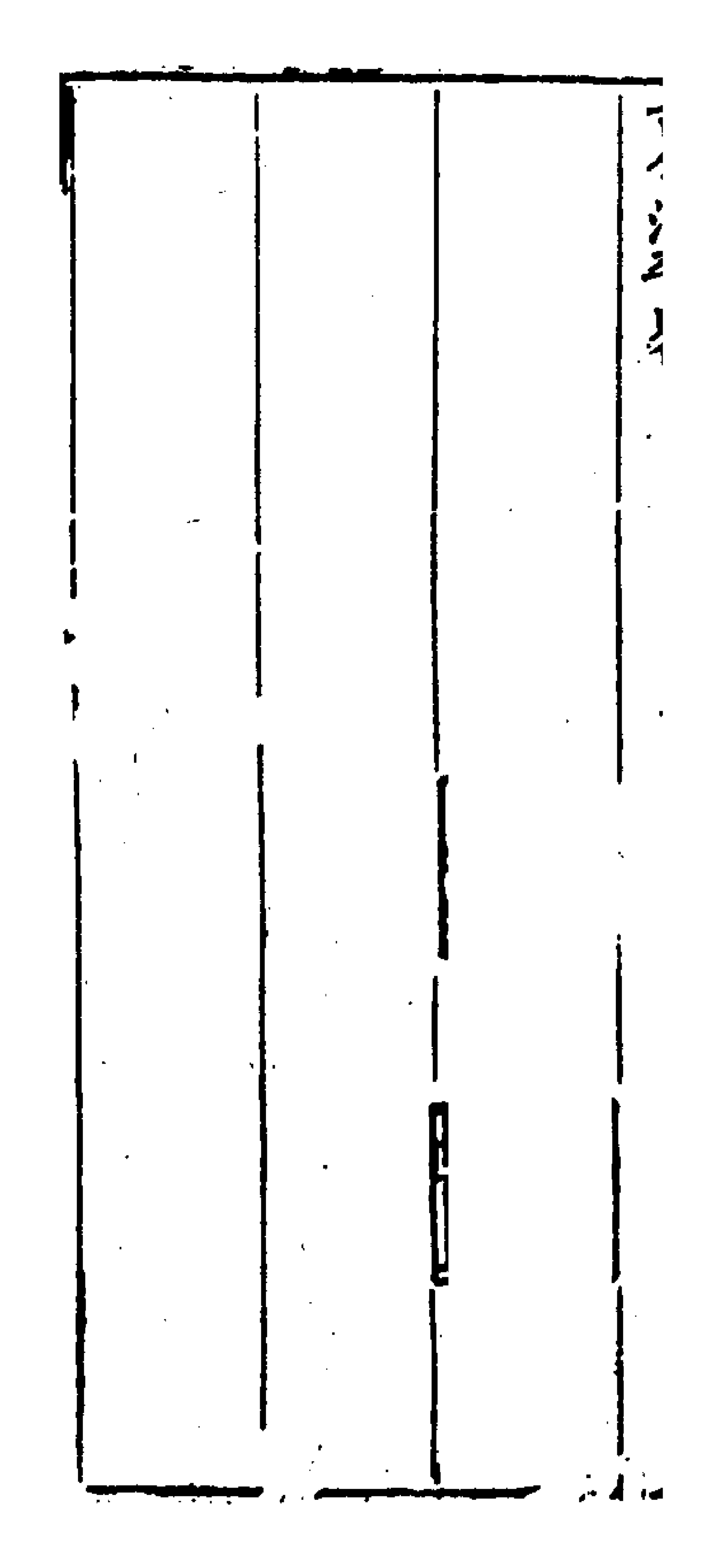
生而進素臣鉉不辱爲

先生隸幸後矣

戊寅孟冬朔日武林門人

鍾鉉霜鳴甫書於西湖

之花渫



古今治平畧序

儒者之功大于本身及物及物之謂仁厥所繇能仁之謂知不日知及之乃曰守之以仁未之或能周公

佐太平與隆治可謂仁民
者哉粤稽周禮體國經野
辨方正位品式咸備鴻纖
有則庸能綏邇被逖覃潤
澤于海隅罔攸覔唯周公

博淵敦悔濬塞周謨多識
肇舉厥厥政迄成世世飲食
厥福皇以間之故其詩曰
麟之趾振振公子玆言周
官仁天下也春秋之廣子

產猶有博物君子之稱孔
子嘉之曰惠爲後世循吏
首若乃不學無術授政不
達暨奇邪僻陂之學傲然
奮厥小慧以拂先王大經

君子譏焉寧取漢臣日飲
三公府醇酒者猶爲明有
定識故大學曰致知在格
物此爲知本此爲知之至
也且儒者經世匪攸有庸

即攸有過是故愛道敬身
者所學誠臧之孔夙矣余
恒懷古治稽載籍所臚奏
治理効者深唯其故然能
與不能自有資材抑古今

之政博矣察世宜思所以程怵然違于大學知本是懼日事簿書效物之澤蓋鮮焉時余之學之弗力之過與余友朱子子強力學

著書其言古今之政所以
程甚博讀之可以佐太平
與隆治余履越下邑三年
而書適告成正襟讀之所
謂本身及物者伐柯之則

弗遠也王臣颺言籥端肅
志余慊且以告世之博物
君子悅周公孔子之道施
于有政者
戊寅長至日盟社弟

熊人霖拜手書于

稠川之敬事堂

凡例五則

一食貨生民之資富強今時所急故是編首以財賦終以兵防選舉學校則用人以理財馭夷弭盜本靖亂以圖治祖訓貽燕芳猷可鑒觀唐宋則對症之切劑覽虞周則起弊之良濱如禮樂刑

罰討論未暇需以續裁非敢意為後先實因時而補救

一古今時異則繁簡殊科沿革代興則名號各別如禮樂兵刑虞周官有分合郡縣官爵漢唐代有增損大畧太史公作史記周禮應未獻於河間班孟堅萍漢

書諸志強半因乎劉向漢晉則選舉無志征榷則唐宋多名然依類遡原緣事

一等邦帝王固可同堂漢晉無異目見

一證已往者易於直筆論當時者難以信心況成書未出實錄罕傳故是編析衷稽古以簡要為先揚厲商今以詳覈為

貴取其足為儆鏡非敢妄為陽秋至若
近事不備閒登大畧固管蠡屬艸埜之
踈亦忌諱違臣子之義
一當官典故研考在於事詳經生鉛槧誦
讀貴乎辭勝故是編事類璧合文采星
羅至若統其本末則總加發明中蘗汙

隆則微增斷案議論與敘事兼收原始益要終畢貫非敢云成家言庶幾異乎餖飣

一書以發遠無取飾目然文以啟悟宜於點睛況沿革之得失理亂攸分謀畫之否臧成敗釁判篇中遇此則加密點濃

圈疏其隱複至於英詞卓句扼要關生務使覽者擊節誦者忘倦世具青眼應知苦心

蒼崖子自識

古今治平畧一集目錄

卷之三 國計篇

卷之十七考課篇

卷之十八 貢舉篇

三代弭盜 秦附

兩漢弭盜 三國六朝附

唐代弭盜 五代附

宋代弭盜 元附

國朝弭盜

[illegible]

古今治平畧卷之一

豫章　朱健子强甫著

弟　朱徽子美父訂

武林門人鍾鉉霜鳴父較

田賦篇

三代田賦

昔者堯遭洪水天下昬墊乃使禹平水土禹因任土作貢別九州之土以定田賦冀州厥土白壤厥田惟中中厥賦上上錯兖州厥土黒墳厥田惟中下厥賦

貞青州厥土白墳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徐州厥土惟埴墳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揚州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荆州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豫州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梁州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雍州厥土黃壤厥田上上厥賦中下制九服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庶土交正致重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則貢賦之法實昉於此矣由今觀之其

賦也自冀及雍凡有九等焉而賦出於田取之無過什一不欲盡其所有也然而惟兗一州賦與田相當他如荆之賦高於田五等雍之田高於賦五等者何則以地有定宜人無常力由人力有多寡故賦入有重輕所以釐上中下而為九等者制賦各使其平也其貢也自冀及雍亦有九等焉而貢因乎地貢之必待錫命不欲強其所無也然而侯綏要荒各以其土之所產為貢而或包或篚至如冀以畿內王之所食則百里總二百里銍三百里秸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者何則以地有遠近故納有精粗而近者力易致其粗遠者力艱致其精所以分總秸米而為五等者制貢各取其便也蓋畿側在近王自以什一取之則為賦四服處遠諸侯各以什一取於國而將貢其所有則為貢其實一也所謂夏后五十而貢者也殷承夏制百里之內以供官千里之內以為御乃公田則七十而助籍而不稅而供官為御畢賦諸公田是以其求寡而供易足所謂殷人七十而助者也逮至周官法尤詳備以斂財賄則有九賦以致邦用則有九貢

九賦者任之九職者也故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財貢器用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虞以澤貢其物其立制也通天下之田皆以井授故必建步立畮正其經界六尺爲步步百爲畮畮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爲廬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是以和睦而敎化齊同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凡民

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衆人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士工商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爲平土可以爲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各以肥墝多少爲差於是自九夫爲井廣之而四井爲邑廣之而四邑爲丘廣之而四丘爲甸廣之而四甸爲縣廣之而四縣爲都

經野不殊乎九夫度地不離乎三等受田不過乎若

畝莫不中爲公田外爲私田公田以爲税私田以出賦税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賦充車馬甲兵士徒之役實府庫賜予之用此其畧也而至其斂之太宰者則又有輕重遠近之不同一曰邦中之賦則國中塲圃之所任也而園廛則二十而一焉二曰四郊之賦則王畿百里之内士賈官及牛賞牧之所任也而近者十一遠者二十而三焉三曰邦甸之賦畿二百里公邑之田任焉天子使吏治之者也四曰家稍之賦畿三百里家邑之田

任焉大夫之采地也五曰邦縣之賦畿四百里小都
之田任焉卿之采地也六曰邦都之賦畿五百里大
都之田任焉三公與王子弟之邑也而甸稍縣都則
皆無過十二焉七曰關市之賦商賈阜通之所任也
八曰山澤之賦虞衡藪牧之所任也所謂漆林之征
二十而五焉九曰幣餘之賦官府出入經用之所餘
也是故國中四郊之賦則閭師征之野之貢賦則縣
○○○○○○○○○○○○○○○○○○○
師征之其始也以九穀爲主而其終則皆以九職之
○○○○○○○○○○○○○○○○○○○○
物充所以便民也其始也以五等定輕重而其終則

皆以年之上下斂所以因時也至於凡宅不毛者出
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
征所以勸耕織而警游惰也而鄉遂進近王城豐凶
易察則使之什一以自賦而用貢法都鄙僻在遐方
情僞難知則使之九一以中公外私而用助法所以
相地宜而悉人情也總而名之曰徹所謂周人百畝
而徹者也九貢者致之邦國者也畿內固有賦稅矣
達之畿外則有與名而無與法諸侯食其稅於國則
稅之名變而爲祿轉而納其所賦若其半若三之一

若四之一於王則賦之名變而爲貢然總之諸侯什一取於民天子又什一取於諸侯皆起賦於九功則一也至其掌之冡宰者則亦有遠近輕重之不同一曰祀貢以犧茅二曰嬪貢以絲枲三曰器貢以器械四曰幣貢以皮帛五曰材貢以木材六曰貨貢以金貝七曰服貢以玄纁八曰斿貢以羽毛九曰物貢以土地之所有於是大行人掌以待之而侯服者祀甸服者嬪男服者器采服者服衛服者材要服者貨至蕃服各以所貴寶爲摯而幣帛游溢則各自其所產

貢之所謂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不强責也然則致貢云者亦猶禹之任土作貢乎任者任其所有而不强其所無致者據其自至而不强其不來皆一也且周公之制是貢卽以供是用今觀其物盡服食器用之需賓祭喪旅之用無一毫濫設而所取者且入之太府內府者一則曰以待邦之大用再則曰以待弔用而行人之適四方者則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是以其所入而還以遺諸侯也及其國有五事則又令慶賀哀弔之賻賵襚禬之是

以其所致而遷以爲諸侯用也此成周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也與周衰諸侯恣肆日增重於賦斂魯之宣公初稅畝是於公田之外復履私田之畝行什一之稅雖然賦則猶無恙也至於成公之作丘甲則每三甸而加一乘蓋美卒盡用而兵車之賦非復司馬之舊哀公之用田賦則受田百畝而出賦二十畝蓋以田爲率而私田之賦益非復載師之舊當是時季孫以田賦訪於仲尼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求汝不聞乎先王

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軍旅之出則徵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稯禾秉芻缶米不過是也先王以爲足若子季孫以爲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若欲苟而行之又何訪焉是取之旣無藝矣至於邦國之貢亦悖亂而無統或來求金或來求車是不復有致用之意或來求賵或來求賻是又不復有弔用之常甚至苞茅不入王祭不供齊人得以奉辭而伐罪男服使從公侯之貢鄭人得以藉口而告晉則是貢

法至此而不存且內而侯國職已廢矣外而蕃國況能必其來貢如肅愼之矢越裳之雉有以自獻於天子哉是自虞夏來貢賦之法所相承而無弊者至春秋而掃地盡矣馴至戰國暴君汙吏慢其經界虐取彌甚而魏文侯時租賦增倍於常或有賀者文侯曰今戶口不加而租賦歲倍此由課多也譬如治焉令大則薄令小則厚治人亦如之夫貪其賦稅不愛民人是虞人反裘而負薪也徒惜其毛不知皮盡而毛安所傅是兩匱之勢也衛嗣君欲重稅以聚粟民弗

安以告薄疑曰民甚愚矣夫聚粟也將以爲民也其自藏之與在於上奚擇對曰不然其在於民而君弗知其不如在上也其在於上而民弗知其不如在民也凡聽必反諸己審則令無不聽矣故曰文侯嗣君聚斂計數之君也未及取民子産取民者也未及爲政管仲爲政者也未及修禮故修禮者王爲政者强取民者安聚斂者亡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筐篋實府庫筐篋已盈府庫已實而百姓貧夫是之謂上溢下漏入不可以守出不可

以廢則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及秦孝公用商鞅之法盡壞井田開阡陌更制貢賦之法急耕戰之償自是王制遂滅僭差亡度庶人之富者累巨萬而貧者食糟糠有國强者兼州域而弱者喪社稷至於始皇遂并天下提封萬里撮粟尺布一夫之役畢專以自予因舍地而稅人令黔首自實田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豪猾放之耕其田者見稅十五二世承之不變其失反更盗之海內愁怨雖欲不亡豈可得哉

斷論曰嘗考三代之制度地以居民民各以其夫家之衆寡而授田於官一夫而百畝民不可以多得尺寸之地而地亦不可以多得一介之民故其民均而地有餘當周之時四海之內地方千里者九而京師居其一有田百同而爲九百萬夫之地又有上中下三等而通之以一易再易爲率則王畿之內足以食三百萬之衆以九州言之則是二千七百萬夫之地而計之以下農夫一夫之地而食五人則是萬有三千五

百萬之人可仰給其中當成康刑措之後其民極盛之時九州之籍不過十三萬四千有餘夫地以十倍而民居其一故穀常有餘而地力不耗何者均之有術也然其閒遂廣二尺溝四尺洫八尺澮二尋則丈有六尺矣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二軌路三軌則幾二丈矣此其水陸占地不得爲田者頗多先王之意非不惜而虛棄之也蓋田畝之弊易致於不均不均之弊多起於不明是以廣爲阡陌大爲溝

洫一所以時蓄洩備水旱一所以正經界止侵爭爲萬世計至深遠也故其時天下之田無不在官民不得私有之分畫頒對無以相過使各有其田得以自耕故天下無甚貧甚富之民自秦商鞅以其急刻之心行苟且之政但見田爲阡陌所束而耕者限於百畝則病其人力之不盡但見阡陌之占地太廣而不得爲田者之多則病其地利之有遺又當世衰法壞之時斯其歸受之際必不免有煩擾欺隱之弊而阡陌之地

切逃民田又必有陰據以自私而税不入於公
上者是以一旦奮然不顧盡開阡陌悉除禁限
而聽民兼并買賣以盡人力墾闢棄地悉爲田
疇而不使其有尺寸之遺以盡地利使民有田
卽爲永業而不復歸授以絕煩擾欺隱之奸使
地皆爲田而田皆爲税以嚴陰據自私之倖蓋
一時之害雖除而千古聖賢傳受弘遠之摹於
此盡失之矣於是其弊致田非耕者之所有而
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資於富民富民之地

大業廣斥阡陌遠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驅役視以奴隸安坐四顧指麾於其間而役屬之民夏為之耨秋為之穫無有一人違其節度以嬉而田之所入已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恒至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於富強耕者日食其半以至於窮餓而無告而富者以其半供縣官之稅猶見為不足於金力而不免於怨嗟貧民耕而不免於饑富民坐飽而不免於怨其弊皆起於廢井田雖然井田

之法必可行之後乎未敢以為然也夫不得天下之田盡在官不可以為井而無故奪富人之田使之輸官而增損以與無田之人富人有不卹怨而生亂者乎且雖使富民皆奉其田而歸諸公乞為井田其勢亦不可得何則井田之制自九夫之井終於百里之同其間為澮者一洫者百溝者萬而自十夫之溝終於萬夫之川其間為川為路者一為澮為道者九為洫為涂者百為溝為畛者千為遂為徑者萬此二者非塞

谿壑平淵谷夷丘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疆隴不可為也縱使能盡得平原廣野而遂規畫於其中亦當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糧窮數十年專力於此不治他事而後可以望天下之地盡為井田盡為溝洫已而又為民作屋廬於其中以安其居而後可吁亦已迂矣井田成而民之死者其骨已朽矣古者井田之興蓋始於唐虞之世至於夏商漸加其治至周而大備周公承之因遂申定其制度疏整其疆界非一日

而遂能如此也其所由來者漸矣後世承法制久湮之後而欲一旦而復先王之故豈可得乎且雖使文武周公復生於今世而治天下吾知其亦未必為井何者其為法瑣細煩密非今天下之所能為至於畎遂溝洫環田而疏之要以為人力備盡望之而可觀耳若乃得渠之多寡則初無以異於後世且後世之大陂長堰因山為源鍾涸疏潦視時決塞者固法簡而易周力少而用博使其治無愧於三代則為田之利使

民自養於中亦猶何愧於古故後世之所以爲不如三代者非在不能使天下無貧民不在乎田之必爲井不爲井也夫已遠者不追既廢者難續今故堰遺陂在百年之外者湮於絕滅尚不可求况井田遠在數千歲之上而阡陌連亘墟聚遷改且欲求商鞅之所變不可得諸儒者乃欲以其耳目所不聞不見之遺言從而刻之輒咨嗟歎息以爲不可廢豈不難乎故嘗謂井田封建相持而行者也蓋古之帝王分土而治

外而公侯伯子男內而孤卿大夫所治不過百里之地皆世其土子其人於是取其田疇而伍之經界正井地均穀祿平貧夫豪民不能肆力以逃法制汙吏黠胥不能舞文以亂簿書至春秋之世諸侯用兵爭强以相侵奪列國不過數十土地寖廣然又皆爲世卿强大夫所裂如魯則季氏之費孟氏之成晉則欒氏之曲沃趙氏之晉陽亦皆世有其地又如邾莒滕薛之類亦皆數百年之國而土地不過五七十里小國宗

民法制易立竊意當時有國者授其民以百畝之田壯而畀老而歸不過如後世大富之家以其祖父世有之田授之佃客程其勤惰以爲予奪校其豐凶以爲收貸其所循之利將皆其少壯之所習聞雖無俟乎考覈而姦弊自無所容矣降及戰國大邦凡七而么麽之能自存者無幾諸侯之地愈廣人愈衆雖時君所尚者用兵爭強而皆以百姓爲念然井田之法未全廢也而其敝不可勝言故孟子有今也制民之產仰

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育妻子之說又有暴
君汚吏慢其經界之說可見當時未嘗不授田
而諸侯之地廣人衆考覈難施故法制隳弛而
姦弊滋多也至秦人盡廢井田任民所耕不許
多少而隨其所占之田以制賦蔡澤言商君決
裂井田廢壞阡陌以爭百姓之業而一其土夫
曰爭曰一則可見當時授田之制至秦亦已擾
亂無章輕重不均矣自是以往守令之遷除其
歲月有限而井土之買賣其姦弊無窮雖慈祥

如龔黃召杜精明如趙張三王既不久於其政則豈能悉知其土地民俗之所宜如周人授田之法乎則不過受成於吏胥之手安保其無敝後世益有爭田之訟歷數十年而不決者矣況官授人以田而欲其均平平杜君卿曰降秦以後阡陌既敝又爲稽覈稽覈在乎權宜權宜憑乎簿書簿書既廣必藉衆功藉衆功則政出羣吏由羣吏則人無所信矣夫行不盡之法委政於衆多之胥欲紀人事之衆寡明地利之多少

雖申商督刑撓首總筭不可得而詳矣其說可
謂切中秦漢以後之病然揆其本原皆由乎地
廣人衆罷侯置守不私其土世其官之所致也
故有封建以維持之故井田可行封建廢井田
雖在亦不能獨存矣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之
所得私也秦廢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三
代而上田產非庶人所得私也秦廢井田而始
捐田產以與百姓矣秦於其所當與者取之所
當取者與之然沿襲既久反古實難欲復封建

是自割裂其土字以啟紛爭欲復井田是强奪

民之田產以召怨讟此書生之論所以不可行

也。

兩漢田賦　魏晉六朝附

漢興高祖以天下新定百姓失業下無蓄藏約法省費田租什伍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文帝即位躬身節儉十二年賜天下民租之半明年詔除農租孝景二年令有田者半出田租歲三十而稅一矣然時因秦舊無復古法建都之初召天下名族與之關中田宅蕭何為相至請苑為民田而下獄文景因之未立等制豪强占田踰侈共賦太半官收百一之稅而民反輸豪强太半之賦故官惠優於三代豪

強黠於下秦蓋不正其本而徒蠲除田租適所以資姦猾有如此也至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功利費役頻興董仲舒言曰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供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是以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供稅下足以蓄妻子極愛故民說而從其上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又專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為更

卒已復爲正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無聊亡逃山林轉爲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兼并之路而令鹽鐵皆歸於民薄賦斂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帝不能用當其時雖用度虛耗析利秋毫然獨租免賦未嘗不行焉昭帝始元中詔民得以律占租元鳳

中令三輔得以救粟常賦宜帝勵精留治加意撫循其於田租也或以厲風所集而免或以地震災旱而免或以行幸所過而免嗣至京平代有宥放然其後張禹占鄭白之田四百餘頃他人兼并者類此而民彌困哀帝時師丹踵董相之策言曰古之聖主設井田而後治乃可平文帝務農桑躬儉節民以充實然時未有并兼之害故不為名田及奴婢限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數鉅萬而貧弱逾困宜稍為之限以均富貧君子為政貴因循而重改作然所為有改者

將以急救也天子下其議丞相光大司空武奏請諸侯王皆得名田國中列侯名田長安公主名田縣道及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王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而是時丁傅董賢方隆貴用事奢汰皆不便詔須後遂寢不行至王莽時下令曰古者設井田則國給人足而頌聲作秦廢井田是以兼并起貪鄙生強者規田千數弱者無立錐之地富者驕而為邪貧者窮而為姦俱陷於辜刑用不錯今更名天下

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滿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鄉黨犯令法至死然制度不定吏緣為姦天下謷謷陷刑者衆後三歲莽知民愁下詔諸食王田及私屬皆得賣買勿拘以法而刑罰深刻他政誖亂未幾而亡後漢建武六年詔曰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稅今糧儲差積其令郡國收見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十五年帝以天下墾田多不以實又戶口年紀互有增減乃下詔州郡檢覈時刺史太守多為詐巧或優饒豪右

儉刻羸弱及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縣吏祇言於長壽街上得之帝怒時皇子東海公陽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勑當欲以墾田相方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爲准帝令虎賁將詰問吏吏乃首服如東海公對由是遣謁者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河南尹及諸郡守十餘人皆坐度田不實下獄死章帝建初三年山陽

太守秦彭興起稻田數千頃每於農月親度頃畝分別肥瘠差為三品各立文簿藏之鄉縣於是姦吏跼蹐無所容許乃上言宜令天下齊同其制詔書其式班行三府並下郡縣咸度為三品時穀貴縣官給用不足尚書張林上言穀所以貴由錢賤也可盡取布帛為租以通天下之用從之因詔以布帛為租殤帝延平元年鄧太后臨朝加意惠恤詔曰間者水災害稼朝廷發懼而郡國欲獲虛聲遂多張墾田兢增戶口掩匿盜賊貪苛慘毒延及平民自今將糾其罰其

各實覈所傷除其田租至桓帝延熹時乃畝稅斂錢靈帝尤好畜私藏中平時欲鑄銅人而國用不足乃詔調民田畝斂十錢名修宮錢而比年水旱傷稼百姓貧苦陸康上疏諫曰臣聞先王治世貴在愛民省徭輕賦以寧天下除煩就約以崇簡易故萬姓從化靈物應德末世衰主窮奢極侈造作無端興制非一勞割自下以從苟欲故黎民吁嗟陰陽感動故魯宣稅畝而蝝災自生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豈有聚奪民物以勞無用之銅人捐捨聖戒自蹈亡王之法哉

書奏內侍因此讀康援引亡國以譬聖明大不敬檻車徵詣廷尉又令郡國貢獻先輸錢內府名導行錢於是調廣民困獻少費多姦吏浚爲殘剝人受其害而漢遂以亡魏初令收田租畝粟四升絹二匹而綿二斤晉既平吳制戶調之式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遠方不課田者輸義戶米三斛遠者五斗極遠者輸筭錢二十八文泰始中有司奏王公以國爲家京師不宜復有田宅今可限之近郊田大國十五頃次國十頃小國七頃男子

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其官第一品五十頃以下每品減五頃以爲差而又各以其品之高下蔭其親屬及得蔭人爲衣食客佃客焉蓋合漢田賦戶筭而一之然其制丁男一人得占田七十畝餘丁半之故初時天下無事人咸安之及晉東渡而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地卑濕鮮有蓄積備諸蠻陬服屬者令各隨輕重收其財物以裨國用其軍國所須雜物隨土所出臨時折課市取乃無恒法定令列州

郡縣制其任土所出以爲征賦其無貫之人不樂州縣編戶者謂之浮浪人樂輸亦無定數任量准所輸終優於正課焉咸和五年成帝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率畝稅米三升是後頻年水旱田收不至咸康初筭度田稅米空懸五十餘萬斛尚書褚裒以下坐免穆帝之世頻有大軍糧餉不繼制王公以下十三戶共借一人助度支運哀帝時減田租畝稅三升而太元二年罷其制王公以下率口稅三斛惟身在役者觸免八年又增稅米口五石於賦法益遠矣宋立

悉仍晋課而元嘉之政責成郡縣民頗殷富無何孝
武急於徵斂患郡縣遲緩始遣臺使督之自此擾切
苛迫民悉殫瘁齊興沿而未革竟陵王子良陳曰此
輩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村縣威福便行及至所
督之處則絳標寸紙一日數至徵村切里俄刻十催
或尺布之逋曲以當匹百錢餘稅且增爲千値今夕
酒諧肉飫即許附申赦格明日禮輕貸薄便復不入
恩科箠責徵鈇籌撻肆情風塵毀謗隨忿而發愚謂
宜悉停遣近者指以賜勑遠者降以明條旣各奉指

揮人兢自罄何必臺使盈奏反更擾害哉此魏顯祖皇興間旱盜相繼轉運頻勤乃因民貧富爲租輸三等九品之制千里內納粟千里外納米上三品戶入京師中三品入他州要倉下三品入本州先是太安中高宗以常賦之外雜調十五頗爲煩重將與除之尚書毛法仁曰軍國資用今頓罷恐不可帝曰使地利無窮民力不竭百姓有餘吾孰與不足遂免之未幾復調如前至是乃終罷焉於是賦歛稍輕民復贍矣孝文太和中時民饑流散豪右多有占奪民多廕

附無官役而豪強徵斂倍於公賦給事中李安世疏曰頃者人因年儉流移田地漂屬異鄉事涉數世始返舊墟事已歷遠易生假冒強宗豪右肆其侵凌遠認魏晉之家近引親舊之驗年載稍久鄉老所惑各附親知互有長短爭訟遷延連紀不判良疇委而不開柔桑枯而不採欲令家豐人給其可得乎宜各均量審其經界令分藝有準力業相稱細人獲資生之利豪右靡餘地之盈無私之澤乃播均於兆庶如京之積可有豐於比戶矣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

明悉屬令主帝深納之乃下詔均給天下民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更休民年及課則受田及老而免身沒則還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初受田者人給田二十畝課蒔桑棗非桑之土雜蒔餘果諸應還之田不得種桑棗凡田視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不得賣其分亦不得買過所足諸宰民之官各隨近給公田有

差更代相付賣者坐如律盜自井田廢七百年至後魏孝文始納李安世之言行均田之法然晉武帝時已有占田課田之制則亦非始於後魏也但史不書其還受之法無由考其詳耳今觀其立法所受者露田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意桑田必人戶世業是以栽植桑榆其上而露田不栽樹則似所種者皆荒閑無主之田又諸遠流配謫無子孫及戶絕者墟宅桑榆盡爲公田以供授受則固非盡奪富者之田以予貧人也又令其得從便賣買以合均給之數則又非

强奪之以為公田而授無田之人與王莽所行異矣此所以稍久而無敝與北齊始立九等之戶富者稅錢貧者輸力至成帝河清中令男子以十八受田六十六退田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人四十畝奴婢依良人之限又人給永業二十畝為桑田其田中種桑棗及榆不在還受之限非此田者悉入還受土不宜桑者給麻田如桑田法率人一牀調絹一匹綿八兩墾租二石義租五斗墾租送臺義租送郡以備水旱墾租皆依貧富為三梟其賦稅常調則少者直出上

戶中者及中戶多者及下戶上泉輸遠處中泉輸次遠下泉輸當州倉三年一校焉租入臺者五百里內輸粟五百里外輸米入州鎮者輸粟人欲輸錢者准上絹收錢周太祖作相創制六官載師掌任地之法司均掌田里之政司賦掌功賦之政令凡人自十八以至六十有四皆賦之其賦之法有室者歲絹一匹綿八兩粟五斛非桑土有室者布一匹麻十斤丁中者皆半之豐年則全賦中年半之下年三之皆以時徵焉隋與周制仍齊賦法仍周先時蘇綽相周傷時

稅重嘆曰今所為制正如張弓非平代法也後之君子孰從為弛之其子威感父志至是相隋疏請減賦稅甚力高祖方躬飾儉勤於政治悉從之後以江表初平益減租寬徭而戶口滋增十二年帝以天下戶口歲增京輔及三河地少而人衆衣食不給議者咸欲徙就寬鄉其冬帝令諸州考使議之又令尚書以其事策問四方貢士竟無長筭帝乃發使四出以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毎丁纔至二十畝老小又少焉所是幾無策矣何貴於均哉

唐代田賦　五代附

唐制賦稅之目有三曰租曰庸曰調凡受田丁歲輸粟二斛稻三斛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絹二匹綾絁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三兩麻三斤非蠶鄉則輸銀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爲絹三尺謂之庸凡里有手實歲終具民之年與地闊狹爲鄉帳鄉成於縣縣成於州州成於戶部又有計帳具來歲課役以報度支國有所須先奏而斂凡稅斂之數書於縣門村方與衆知之水旱霜蝗耗十四

者免其租桑麻盡者免其調田耗十之六者免租調耗七者租役皆免其授田之制丁男凡十八以上者受田一頃其八十畝爲戶分二十畝爲永業老及篤疾廢疾者人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當戶者增二十畝皆以二十畝爲永業其餘爲口分永業之田樹以榆棗桑及所宜之木皆有數田多可以足其人者爲寬鄉少者爲狹鄉狹鄉授田減寬鄉之半其地有厚薄歲一易者倍授之寬鄉三易者不倍授工商者寬鄉減半狹鄉不給凡庶人徙鄉及貧無以葬者得賣

世業田自狹鄉而徙寬鄉者得并賣口分田凡收授皆以歲十月授田先貧及有課役者凡田鄉縣有餘則以給其比太宗方銳意於治亂租以斂穫早晚險易遠近爲差庸調輸以八月發以九月同時輸者先遠民皆自槩量州府歲市土所出爲貢其價視絹之上下無過五十匹異物滋味口馬鷹犬非有詔不獻有加配則以代租賦玄宗開元八年頒庸調法於天下好不過精惡不至濫然是時戶口田實多至僞濫朝廷深以爲患于是監察御史宇文融奏請檢察搜

括逃戶及籍外羨田玄宗納其言因令融充使推勾無幾獲僞濫及諸免役甚衆特加朝散大夫兼侍御史融於是奏置勸農判官十人並攝御史分往天下所在檢括田疇議者頗以爲擾人不便陽翟尉皇甫憬上疏曰務德以靜爲本化民以安爲上若欲正土田但責其疆界嚴其隄防則山水之餘即爲見地何必聚人阡陌故奪農時親遣括量爲哉又使者未識大體所由務以勾剝爲計州縣懼罪據牒即徵逃亡之家鄰保代出鄰保不濟又便更輸急之則都不謀

生緩之則慮法交及臣恐逖逖從此更滋至如澄流
在源止沸由火不可不慎今之具寮向逾萬數食
府庫侵害黎民國絕數載之儲家無經月之蓄雖其
厚稅亦不可供戶口逃亡莫不繇此縱使伊臯中術
管晏陳謀豈息茲弊若以此給將何以堪雖東海南
山盡爲粟帛亦恐不足豈括田租察能周給也左拾
遺楊相如亦上書爭之上方委任融侍中源乾曜及
中書舍人陸堅皆贊成其事乃貶璟爲盈州尉於是
州縣希融旨意務於獲多皆虛張其數亦有以正田

爲羨編戶爲客者歲終增籍錢數百萬緡融繇是擢升中丞馳傳巡歷天下事無大小先上勸農使而後申中書省司亦待融指揮而後決斷十六年乃詔每三歲以九等定籍而庸調折租所取華好中書門下察濫惡以貶官吏精者褒賞巳又詔州縣歲上戶口登耗採訪使覈實刺史縣令以爲課最未幾兵變至代宗寶應元年租庸使元載以江淮雖經兵荒其民北諸道猶餘貲產乃按籍舉八年租調之違負及逋逃者計其大數擇豪吏爲縣令而徵督之于是不問

負之有無貲之高下察民有粟帛者撤分錯其所有甚者十取八九謂之白著其不服者威以嚴刑民有蓄穀十斛者則重足待命或相聚山林爲羣盜縣不能制廣德元年詔畝稅二升以優民而疆寇未夷民耗歛重至大曆元年詔流民還者給復二年田園盡則授以逃田天下田一畝稅錢十五市輕貨給百官手力課尋以國用急不及秋方苗青即徵之號青苗錢又有地頭錢每畝二十通名爲青苗錢又詔上都秋稅分二等上等畝稅一斗下等六升荒田畝稅二

升五年始定法夏上田畝稅大升下田畝四升秋上田畝稅五升下田畝三升荒田如故青苗錢畝加一倍而地頭錢不在焉然自至德後天下兵起因以饑癘百役並作人戶凋耗版圖空虛廢者不削重者不去新舊仍積不知其涯百姓竭膏血鬻親愛旬輸月送無有休息吏因其苛蠶食於人課免於上而賦增於下又自代宗時始以畝定稅而斂以夏秋至德宗楊炎作相深疾其敝乃請爲兩稅法以一其制凡百役之費一錢之斂先度其數而賦於人量出制入戶

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不居處而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度所取與居者均使無僥利居人之稅秋夏兩入之田畝之稅率以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爲準而均收之夏稅盡六月秋稅盡十一月歲終以戶賦增失進退長吏而尚書度支總焉帝善之使諭中外議者沮詰以爲租庸令行數百年不可輕改而帝方信用炎不疑也輕重之權始歸朝廷矣然民力未及寬而朱泚王武俊之畔起於是因軍興搯克益廣及朱泚平天下戶口三耗其

○二貞元三年、時歲事豐稔、上因畋入民趙光奇家問百姓樂乎、對曰不樂、上曰時豐何故不樂、對曰詔令不信、前云兩稅之外悉無他徭、今非稅而誅求者殆過於稅、詔書優䘏、徒空文耳、時防秋兵大集國用不足、李泌奏自變兩稅以來、藩鎮州縣多違法聚斂、繼以朱泚之亂、爭榷率以爲軍資、自懼違法、匿不敢言、請赦其罪、但令革正、自非于法、應留使留州之外、悉輸京師、其官司逋負可徵者徵之、難徵者釋之、有滄没者罪之、帝以立法寬恐得無幾爲疑、泌曰寬則人

喜於免罪而樂輸所得多而速急則競爲蔽匿非惟輸不得實而吏緣爲姦所得必覈少矣帝曰善乃以元友直爲諸道勾勘兩稅錢帛使友直遂勾檢諸道稅外物悉輸戸部以爲定制歲輸百餘萬緡耕民不堪命諸道多自訴於上上意寤四年乃詔已在官者輸京師未入者悉以與民明年以後悉免罷于是始詔天下兩稅審等第高下三年一定焉自初定兩稅貨重錢輕乃計錢而輸綾絹既而物價愈下所納愈多雖賦不增舊而民愈困度支以稅物頒諸司皆增

本價爲虚估給之而繆以濫惡督州縣剝價謂之折納役有進奉宣索之名改科役曰召雇率配曰和市以巧避微文比大曆之數所傳又厲疫水旱戶口減耗刺史析戶張虚數以寛責逃死闕稅取於居者一室空而四鄰亦盡戶版不緝無浮游之禁州縣行小惠以傾誘鄰境新收者優假之唯安居不遷之民賦役日重帝以問宰相陸贄贄上疏請釐革其甚害者其一曰天寶季歲羯胡亂華海內波盪兆庶雲擾版圖隳於避地賦法壞於奉軍建中初再造百度執事

者知弊之宜革而所作兼失其源知簡之可從而所操不得其要將有弊而未理法無弊而已更掃庸調之成規創兩稅之新制每州各取大曆中一年科率最多者以爲定額此乃採非法之權令以爲經制得非立意且爽者乎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則豐富拙而兼惰則寠空是以先王之制賦入也必以丁夫爲本無求於力分之外無貸於力分之內故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輟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植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則地利固不以飭勵

重其役不以歛息蠲其庸則功力勸而稅之立唯以資產爲宗不以丁身爲本曾不悟有藏於襟懷囊篋物雖貴而人莫能窺有積於場圃囤倉直雖輕而衆以爲富有流通蓄息之貨數雖寡而計日以贏有廬舍器用之資價雖高而終歲無利一槩計估算緡宜其失平長僞縣是務輕齎而樂轉徙者恒脫於徭役敦本業而樹居產者每困於徵求此乃誘之爲姦敺之避役復以創制之首急於聚斂不量物力所堪唯以舊額爲準舊重之處流亡益多舊輕之鄉歸附益

衆有流亡則已重者攤徵轉重有歸附則已輕者散

出轉輕高下相傾勢何能止稅法之重已極而復有

進奉宣索之繁於是巧避徵文曲承睿旨變徵役以

召雇之目換科配以和市之名廣其課而狹償其庸

精其入而粗計其直且又或吏理失宜或天災薦至

田疇荒蕪戶口減耗牧守苟避於殿責牢盡申聞所

司姑務於取求莫肯矜恤遂於逃死闕額累加見在

疲氓一室已空四鄰繼盡漸行增廣何繇自存望令

所司與宰臣叅量據每年支用色目中有不急者無

益者罷廢之有過制者廣費者減節之頃因軍興每貫徵二百者下詔停之而又禁止進獻之門平準折估之數俾人知信下之化上不令而行諸道權宜加徵亦當自請蠲放如是則困窮之中十緩其二三矣其二曰穀帛者人之所爲錢貨者官之所制是以國朝著令所取不踰其分租出穀庸出絹調雜出繒纊布麻非此族也不在賦法曷常有禁人鑄錢而以錢爲賦者哉今之兩稅遵任土之通方效算緡之末法但估資產爲差便以錢穀定稅臨時折徵雜物每歲

色目頗殊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其姓所營唯在耕織人力之作爲有限物價之貴賤無恒而乃定稅計錢折錢納物是將有限之産以奉無恒之輸納物賤則供稅之所出漸多多則人力不給納物貴則收稅之所入漸少少則國用不充宜令所司總計合稅之錢折爲布帛之數仍令庸調舊制各隨鄉土所宜勿更計錢以爲稅數如此則應出布麻者務於紡績供綿絹者事於蠶桑各修家技皆足供

官無求人假手之勞無賤鬻貴買之費無暴征急辦之弊無異常改作之煩物甚賤而人之所出不加物甚貴而官之所入不藏是以家給而國足事均而法行且自天寶以後積累以至於大曆之間取之極甚今比於大曆再益其倍其故何哉蓋以事逐情生費從事廣物有劑而用無節夫安得不乏乎苟能出其情約其用非可以布帛爲稅雖更減其稅亦可也苟務徒其情侈其用非但行今重稅之不足雖更加其稅亦不足也夫生物之豐敗繇天用之多少繇人

用之盈虛在節與不節耳不節則雖盈必竭能節則雖虛必盈今議者但愛財利之不足罔慮安危之不持若然則太宗漢文之德曷見稱秦皇隋煬之敗靡足戒惟欲是從復何規哉其三曰古之王者設井田之法以安其業立五宗之制以綴其恩猶懼其未也又敎之以族墳墓敬桑梓將以固人之志俾皆重遷厥後又督之以出鄉游惰之禁糾之以版圖比閱之方歷代因循以爲彝章其理也必謹於隄防其亂也必慢於經界頃因兵興典制弛廢戶版之紀綱罔緝

土斷之條約不明恣人浮流莫克禁止長人者又孚能推忠恕易地之情體至公徇國之意迭行小惠競誘姦所以傾奪鄰境爲習能以招聚逋逃爲理化捨彼適此者旣謂新收而獲宥條忽往來者又以復業而見優恤懷土安居首末不遷者則使之日輩斂之日加是令地著之人恒代惰遊服役則何異驅之轉徙不知此州若增客戶彼郡必滅居人增處邀賞而稅數有加減處懼罪而稅數不降將有意乎富俗而務理豈不剌謬與當今之要在於厚人而薄財損上

以益下下苟利矣上必安焉則少損者所以招大益也人既厚矣則必贍焉則拆薄者所以成永厚也每歲據額納徵更不勘責檢巡增闢者勿益其租廢耕者不降其數足以誘導墾植且免妨奪農功率簡體弘人必悅勸其四曰建官立國所以養人賦人取材所以資國明君不厚其所資而害其所養故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先家給而斂其餘財借必以度斂必以時有度則忘勞得時則易給今但務取人以資國不思立國以養人非獨徭賦煩多夐無蠲貸至於徵

收追促亦不矜重釐事方興已輸繼稅農功未艾遽斂穀租上司之經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所係遲速之間不過月旬之異一寬稅限歲歲相承遲無所妨速不爲益何急數過重傷殘人其五曰國家之紀綱在於制度商農工賈各有所專凡在食祿之家不得與人爭利車服田宅莫敢僭踰是以濊不偏多故物不偏罄用不偏厚故人不偏窮後世法度不守唯力是騁租販兼幷下錮齊人之業奉養豐麗上侔王者之

尊夫天下之物有限富室之積無涯養一人而費百人之資則百人之食不得不乏富一家而傾千室之產則千家之業不得不空斯數推之則海內空乏之流亦已多矣古先聖王疆理天下百畝之地號曰一夫蓋以一夫授田不得過於百畝也今制度弛紊疆理隳壞富者兼地數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至於依託強豪以爲私屬貸其種食賃其田廬終年服勞無日休息罄輸所假常患不充而有田之家坐食租稅貧富懸絕乃至於斯且京畿之內每一畝官租五升

而私家收租殆有畝至一石者是二十倍於官稅也降及中等租猶半之是十倍於官稅也夫以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農夫之所爲而兼幷之徒居然受利官取其一私取其十穡人安得足食公廩安得廣儲望令百官集議凡所占者約其條限裁減租價務利貧人法貴必行不在深刻格其制以便俗嚴其令以懲違微損有餘稍優不足此乃古者安富恤窮之善經也贄言雖切以讒逐事無施行者十二年河南尹齊抗復論其弊以爲百姓本出布帛兩稅反配以錢

至翰時復取布帛更為三估計折州縣升降成殺若直定布帛無估可折蓋以錢為稅則人力竭而有司不之覺今兩稅出於農人農人所有唯布帛而已用布帛處多用錢處少又有鼓鑄以助國計何必取於農人哉疏入亦不報憲宗初率分天下之賦以為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宰相裴垍又令諸道節度觀察調費取於所治州不足則取於支郡而諸州送使額便為上供故疲民稍得息肩元和中皇甫鎛務剝下佐國用李渤奉詔使陳許在道上疏言臣

過渭南長源鄉戶四百今纔四十閿鄉戶三千今纔
千他州縣無慮多此類推原其敝始於逃人之賦舉
攤之比鄰致驅迫然也然且弗除是使未逃者舉歸
於逃而後已蓋聚斂之臣剝下奉上惟思竭澤不慮
無魚害可勝既乞下詔寬除使人歸於本則賦額自
足帝納之時戶部侍郎張平叔請徵遠年逋租渤刺
江州又上言臣州治田二千頃今旱絕收者千九百
頃而度支所責貞元二年流戶賦錢四百四十萬是
當大旱時責民三十逋賦也夫旱災田損歲徵尚望

蠲免柰何復索前欠乎詔立罷免穆宗立詔兩稅外
加率一錢以枉法贓論然自建中定兩稅而物輕錢
重民以爲患至是四十年當時爲絹二匹半者爲
八匹大率加舊三倍豪家大商積錢以逐輕重故農
人日困末業日增乃詔百官議革其弊議者多請重
挾銅之律戶部尚書楊於陵言宜使天下兩稅鹽利
榷酒之供及留州送使錢悉輸以布帛穀粟則人寬
於所求然後出內府之積收市廛之滯廣山鑄之數
限邊裔之出禁私家之藏則貨日重而錢日輕矣宰

相善其議繇是兩税上供留州皆易以布帛絲纊租庸課調不計錢而納布帛焉文宗開成改元用宰相李石言詔賜京畿民一歲租停方鎮四節進奉以其直代百姓税緡天下非藥物茗菓他貢獻悉禁及能宣索營造皆不將帝意行之帝曰朕務實惠及民無徒空言也石以異時詔令天子多自渝故有司無所信請置赦令一通於宮中時省覽無渝大信於下而臨勅十道黜陟與長吏奉行焉繇是會昌太中之間屢有優恤之詔然長吏遵守弗恪不無以虛估實加

率科索。而豪富侵噬。產業既易。稅不移戶。州縣不敢徭役。而征稅皆出下貧。至於依富戶爲奴客。役法峻於州縣。貧弱重困。無所告訴。即一二恤下之長。歲遣吏巡覆田稅。然無益於民。徒增其擾。至咸通初。湖南浙東江西所在盜起。左拾遺薛調言兵興以來。賦歛無度。民窮爲盜。半屬逃戶。固須剪滅。亦可矜憫。於是敕州縣稅外無得科率。然以是觀之。亦此侵漁之害出於常賦者。蓋不貲矣。國烏得而不亂乎。嗟夫。三代而下。取民之有制者。莫善於唐。租庸調之法。至後以

亂而更法法更而愈不足何也善乎李翱之言有曰古之聖賢未有不善於爲政理人而能光於後代者也故善政者莫大於理人理人者莫大於富教凡人之情莫不欲富足而惡貧窮四人之苦者莫甚於農人麥粟布帛農人之所生也歲大豐農人猶不能足衣食如有水旱之災則農人先受其害有若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夫如是百姓之視其長上如仇讐安旣不得享其利危又焉肯盡其力自古之所以危亡未有不由此者也人皆知重斂之可以得財而不知

輕斂之得財愈多何也重斂則人貧人貧則流散不歸而天下之人不來由是土地雖有大荒而不耕雖耕之而地力有所遺人日益困財日益匱是爲棄天之時遺地之利竭人之財如此者雖欲爲社稷之臣建不朽之功誅暴逆而威四夷徒有其心豈可得耶故輕斂則人樂其生樂其生則居者不流而流者日來居者不流流者日來則土地無荒桑柘日繁盡力耕之地無餘利人日益富兵日益强四鄰之人歸之如父母雖欲驅而去之其可得耶是以凡爲天下者

賦千里之都爲千里之都者賦百里之州爲百里之州者視一畝之田而一畝之田起於六尺之步二百有四十步謂之畝三百六十步謂之里方一里之田五百有四十畝十里之田五萬有四千畝百里之州五十有四億畝千里之都五千有四百億畝方里之內以十畝爲之屋室徑路牛豚之所息葱韭菜蔬之所生而里之家給焉凡百里之州爲方十里者百州縣城郭之所建通川大塗之所更丘墓鄉井之所聚州遂溝澮之所渠大計不過十里者三十有六有田

一十九億四萬有四千畝百里之家給焉千里亦如之高山大川則樽其中長絀短而量之一畝之田以强弱水旱之不時雖不能盡地力者歲小下粟一石公索其十之一凡百家之州畝粟一石爲三十四萬五千有六石以貢於天子以給州縣凡執事者之禄以供賓客以輸四方以禦水旱之災皆足於是矣其田閒樹之以桑太寡則乏於帛太多則暴於田是故十畝之田植桑五功一功之蠶取不宜歲度之雖不能盡其功者功不下一匹帛公索其百之十凡百里

之州率十取一匹帛爲帛一十一萬五千有二百匹以貢於天子以給州縣凡執事者之祿以供賓客以輸四方以禦水旱之災皆足於是矣鰥寡孤獨有不人疾者公與之粟帛能自給者弗征其田桑凡十里之鄉爲之公囷焉鄉之所入於公者歲十舍其一於公囷十歲得粟三千四百五十有六石十里之鄉多人者不足于六百家鄉之家保公囷使勿偷饑歲并入不足於食量家之口多寡出囷粟之而勸之糓以須麥之升焉及其大豐鄉之正告鄉之人歸公所與

之當戒必精勿濡以內於公國窮人不能歸者與之勿徵於書則歲雖大饑百姓不困於食不死於溝洫不流而入於他矣人既富樂其生重犯法而易爲善教其父母使之慈教其子弟使之孝教其鄉黨使之敬讓羸老者得其安幼弱者得其養鰥寡孤獨有不人疾者皆樂其居屋室相鄰烟火相接於百里之內與之居則樂而有禮與之守則人皆固其業雖強暴之兵不敢凌自百里之內推而布之千里自千里而被於四海其孰能當之是故善爲政者百姓各自保

而覩其君其君雖欲危亡弗可得也

馬氏曰自秦廢井田之制聚什一之法任民所耕不計多少於是始舍地而稅人征賦二十倍於古漢時官未嘗有授田限田之法是以豪強田連阡陌而貧弱無置錐之地故田稅隨占田多寡爲之厚薄而人稅則無分貧富然所稅每歲不過十三錢有奇耳至魏武初平袁紹乃令田每畝輸粟四升又每戶輸絹二匹緜二斤則戶口之賦始重矣晉武帝又增而爲絹三匹緜

二觔其賦益重然晉制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及丁男丁女占田皆有差則出此戶賦者亦皆有田之人非繫空而稅之宜其重於漢也自是相承戶稅皆重然至元魏而均田之法大行齊周隋唐因之賦稅沿革微有不同然大槩計畝而稅之令少計戶而稅之令多然其時戶戶授田則雖不必履畝論稅而逐戶賦之則田稅在其中矣至唐始分爲租庸調田則出粟稻爲租身與戶則出絹布綾絹諸物爲庸調然口

分世業每人爲田一頃則亦不殊元魏以來之法而所爲租庸調者皆此受田一頃之人所出也中業以後法制隳弛田畝之在人者不能禁其賣易官授田之法盡廢則向之所謂輸庸調者多無田之人矣乃欲按籍而徵之令其與豪富兼并者一例出賦可乎又況遭安史之亂丁口流離轉徙版籍徒有空文豈可按以爲額蓋當大亂之後人戶死徙虛耗非復承平之舊其不可轉移失陷者獨田畝耳然則視大曆十四

年墾田之數以定兩稅之法雖非經國之遠圖乃救弊之良法也但立法之初不任土所宜輸其所有乃計綃帛而輸錢旣而物價愈下所納愈多遂至輸一者過二重爲民困此乃掊刻之吏所爲非法之不善也又歷代口賦皆視丁中以爲厚薄然人之貧富不齊由來久矣今有幼未成丁而承襲世資家累千金者乃輕賦之又有年齒已壯而身居窮約家無置錐者乃厚賦之豈不背繆今兩稅之法人無丁中以貧富爲

差尤爲的當宜公所謂計估筭緡失平長僞挾輕資轉徙者脫徭稅斂本業不遷者困歛求乃誘之爲姦蔽之避役此亦是有司奉行者不明不公之過非法之弊蓋力田務本與商賈逐末皆足以致富雖曰逐末者易與脫免務本者困於徵求然所困猶富人也不猶愈於庸調之法不變不問貧富而一槩原籍徵之乎蓋賦稅必視田畝乃古今不可易之法三代之貢助徹亦只視田而賦之未嘗別有戶口之賦蓋雖授人

以田而未嘗戶賦之者三代也不授人以田而
輕其戶賦者兩漢也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戶賦
田之授否不常而賦之重者已不可復輕遂至
重爲民病則自魏至唐之中葉是也自兩稅之
法行而此弊革矣豈可出於楊炎而少之乎然
嘗考唐初授田之制已有滋後世隱漏滋從之
弊所不免者何也蓋先王建國有分土無分民
但付人以百里之地任其自治蓋治之有餘則
地雖不足而民有餘苟不能治或德不足以懷

衆民不必恱而至則地雖多而民反少唐既用守令爲治則分田之時當以土論不當以人論令寛鄉自得多狹鄉自得少自狹鄉徙寛鄉者又得并賣口分永業而去成周之制雖是授田與民其間水旱之不時凶荒之不常上有賑貸救䘏使之可以相補助而不至匱乏若唐但知授田而已初無補助之法縱立義倉有賑給之名而既令自賣其田便自無恤民之實矣周制最不容民遷徙惟有罪則徙之唐乃令得自爲

遷徙則方授田之初其制已不可久又許之自賣民始有契約文書而得以私相貿易故唐比前世法雖爲粗立然後世以爲貞觀之法執而不變故公田始破爲私田而終不可收蓋由立賣田之法所以至此至於厥後官私遂各自立界民有沒入官者則封固之時或召賣不容民自籍而所謂私田者官執其契券以各征其直要知前世雖不立法其田不在官亦不在民唐雖有公田之名而有私田之實及其兵革旣

起征歛煩重遂雜取於民遠近異法內外異制民得自有其田而公賣之天下紛紛遂相兼并故不得不變而爲兩稅孰知其弊實出於此哉後唐莊宗即位推恩天下除百姓田租放諸場務課利欠負者而租庸使孔謙悉違詔督理更制括田竿尺盡率州使公廨錢天下怨苦民多逃亡租稅日少同光三年吏部尚書李琪上疏曰臣聞古人有言穀者人之司命地者穀之所生人者君之所理有其穀則國力備定其地則

人食足察其人則徭役均知此三者爲國之急務也軒黃已前不可詳記自堯遭洪水禹作司空於是辨九等之田收什一之稅其時戶口一千三百餘萬定墾田約九百二十萬頃爲太平之盛及殷革夏命重立田制每私田十畝種公田一畝水旱同之亦什一之義也洎周室立井田之法大約百里之國提封萬井出車千乘戎馬四千匹畿內兵車萬乘馬四萬匹法以出法論之亦什一之制也三代之前皆量入以爲出

計農以立軍雖逢水旱之災而有凶荒之備降
及秦漢正稅工商急關市之征倍舟車之算人
口旣已滅耗古制猶復兼行按此時戶口尚有
一千二百餘萬墾土亦一千八百萬餘頃至乎
三國並興兩晉之後則農夫少於軍衆戰馬多
於耕牛供軍須奪於農糧秣馬必侵於牛草於
是天下戶口秖有二百四十餘萬洎隋文之代
與漢相埒及煬帝之年又三分去二唐太宗以
四方初定百姓未豐延訪羣臣各陳所見惟魏

徵獨勸文皇力行王道由是輕徭薄賦不奪農時進賢良悅忠直天下粟斗直兩錢自正觀至于開元將及九百萬戶五千三百萬口墾田一千四百萬頃比之近古又多增加是知救人瘼者以重斂爲病源料兵食者以惠能爲軍政仲尼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臣之此言是魏徵所以勸文皇也伏望深留宸鑒如以六軍方闕未可輕徭兩稅之餘猶須重斂則但不以折納爲事一切以本色輸官又不以細酏爲名止以正

稅加納則天下幸甚于是勅本朝徵科唯有兩稅至于折納比不施爲宜依李琪所論施行焉明年以軍食不足勑河南尹預借夏秋稅民不聊生明宗天成元年敕應納夏秋稅子先有省耗每斗一升今後祇納正稅數不量省耗潞王清泰元年以劉昫判三司昫命判官高延賞鉤考簿籍積年逋欠之數蓋吏利其徵責勾取把持州縣故積存其目昫具奏請蠲其可徵者[illegible]急督之必無可償者悉蠲之韓昭徹極言其便

乃詔長興以前戶部及諸道逋租三百三十八
萬虛額簿籍咸蠲免勿徵貧民大悅而三司悉
恁之晉天福四年敕應諸道節度使刺史不得
擅加賦役及縣邑別立監徵所納田租委人戶
自量自槩漢隱帝時三司使王章聚斂刻急舊
制田稅每斛更輸二升謂之雀鼠耗章始令更
輸二斗謂之省耗舊錢出入皆以八十爲陌章
始令入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謂之省陌周世宗
顯德三年詔侍臣因近朝徵斂穀帛多不俟收

穫紡績之畢乃詔三司立二稅起徵限夏稅以六月秋稅以十月民間便之時世宗留心農事嘗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慨然嘆曰此致治之本也王者之政自此始乃詔頒其圖法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至五年詔散騎常侍艾穎等三十四人分行諸州均定田租詔曰朕以干戈漸彌寰海向寧言念地征罕臻藝極議行均定以適重輕卿等受任方隅深窮治本必能副寡昧平在之意荅鄉閭凋瘵

之原明示條章用酬分背玲集事允屬在公蓋規爲遠大始有平政重農之意矣抜五季亂離之時世主所尚者用兵爭強而已唐明宗周世宗粗爲有志於愛民重農者如農務未開而受理詞訟徵科既足而追會科斂皆官吏姦貪之情爲閭里隱微之害而天威顯德之詔丁寧及之斯亦可謂仁矣又是時吳順義年中差官興版簿定租稅厥田上上者每一頃稅錢二貫一百文中田一頃錢一貫八百下田一頃錢五

百姓陌如見錢不足許依市價折以金銀并計丁口課調亦科錢宋齊丘時爲員外郎上策乞虛擡時價而折紬綿本色曰江淮之地唐季以來戰爭之所今兵革乍息黎甿始安而必率以見錢折以金銀此非民耕織可得也必興販以求之是爲教民棄本逐末耳宜擡絹紬之價蠲丁口之課以便民朝議喧然爲虧損官錢不少齊丘致書于徐知誥曰今督民見錢與金銀而求國富庶所謂擁彗救火撓水求清欲火滅

水清豈可得乎知詰得書曰此勸農上策也即行之自是不十年開野無閑田桑無隙地自吳變唐自唐歸宋民到于今受其賜

宋代田賦 元附

宋制歲賦其類有五曰公田之賦凡田之在官賦民耕而收其租者是也曰民田之賦百姓各得專之者是也曰城郭之賦宅稅地稅之類是也曰丁口之賦百姓每歲輸身丁錢之類是也曰雜變之賦牛革蠶鹽之類隨其所出變而輸之是也歲賦之物其類有四曰穀曰帛曰金曰鐵曰物產是也其輸有常處而以有餘補不足則移此輸彼移近輸遠謂之支移其入有常物而一時所輸則變而取之使其直輕重相

省判之折變州郡催理及九分以上版曹置勿問令得操其贏為民補助謂之破分其輸之遲速視收成早暮而寬為之期所以紓民力諸州歲奏戶帳具載其丁口男夫二十為丁六十為老兩物折科物非土地所宜而抑配者禁之又懲五代藩鎮重斂之弊遣京朝官分蒞京畿倉庾及詣諸道監輸受民租調已諸州立糧科院設通判主之而賦稅畢上供有額矣有多入民租者或至棄市舊諸州收稅令所屬縣追吏會鈔縣吏厚斂里胥以賂州之吏而里胥復科率

於民民甚苦之建隆四年乃下詔禁止已又令諸州租籍毋得收羨餘錢成尺丈帛成疋聚成升絲綿成兩薪蒿成束凡稅籍錄事參軍按視判官振舉形勢戶立別籍通判專掌督之凡縣各造稅籍共一縣戶數夏稅秋苗畝分桑功及緣科物爲帳二送州覆校用州印鈐識之一藏州以備稽查一付縣以行收受其起納輸送各立限有差掌納官吏以限外欠數差定其罰民逋租踰限取保歸辦毋得禁繫甯淺以後雜變之賦色目繁夥而二稅一依舊式無所更改此其

大槩也初太祖建隆以來循周世宗均田法命官分詣諸道均田凡苛暴失實者輒遣黜之又詔許民闢土州縣毋得檢括止以見田爲額端拱初幾伺民苦稅重兄弟既壯乃析居其田畝聚稅於一家即棄去縣歲按所棄地除其租已而匿他舍冒名佃作帝聞而思革其弊會知封丘縣竇玭言之俾按察京畿諸縣田租玭專務苛刻以求課最民實逃亡者擿索於鄰戚益造新籍滋爲勞擾數月罷之時守令多非其人土地之利不盡租稅減耗賦役不均上下相蒙積

習成弊而比年多稼不登富者饒奇羨之資貧者取倍稱之息一或小稔富家責償愈急稅調未畢資儲罄然乃下令禁止焉又初制縣吏能招增戶戶者縣即升等加俸至後遂有以析客戶爲主戶者雖登於籍而賦稅無所增祥符四年詔禁之蓋宋自立國以來每以恤民爲先累朝相承凡無名苛細之斂常加剗革尺縑斗粟未聞有所增益一遇水旱徭役則蠲除倚格殆無虛歲倚格者後或因歉亦輒蠲之而又田制不立甽畝轉易丁口隱漏兼并冒僞未嘗考核

故賦入之制視前代爲薄或二十而稅一者有之三十而稅一者有之仁宗嗣位首寛畿縣田賦天聖時貝州民析居者加稅謂之罰稅詔除之自是州縣有言稅之苛細無名者蠲損甚衆自唐以來民計田輸賦外增取他物復折爲賦謂之雜變亦謂之沿納而名品煩細其類不一官司歳附帳籍並緣侵擾民以爲患明道中帝躬耕藉田因詔三司以類併合於是悉除諸名品並爲一物夏秋歳入第分粗細二色百姓便之時患州縣賦役之煩詔諸路上其數俾二府

大臣合議蠲減既而陝西河東用兵民賦率多支移
因增取地里腳錢民不能堪詔免且令後勿復取
已又令諸路支移折變當前期半歲書榜諭民有不
便者聽自言主者裁之而廣西賦布匹錢有司擅損
其價則詔令復故州郡常先奏雨足歲豐而災不上
聞則下詔申飭又損開封諸縣田賦舊額十之三令
者爲例久之支移折變貧弱者猶以爲患因責轉運
司裁損歲終條上其數又令折科爲平估毋得害農
已而復詔曰諸路比言折科民賦多以所折復變他

物或增取其直重困民農自今有此長吏即時上聞蓋帝之歷恤肫切如此然有司規聚斂罕能奉帝意焉初上書者言賦役之不均由田制之未立因詔限田公卿以下毋過三十頃衙前將吏應役役者毋過十五頃止一州之內過是者論如違制律既而任事者終以限田不便未幾即廢後承平寖久勢官富姓占田無限兼以成俗雖重禁莫能止焉已而諫官王[illegible]言天下田賦輕重不等請均定而歐陽修亦言秘書丞孫林嘗任肥鄉縣與寺丞郭諮以千步方田法

括定民田願詔二人往相度之於是遣諸蔡州諸首
括一縣得田二萬六千九百三十餘頃均其賦於民
旣而言州縣多逃田未可盡括朝廷亦重勞人遂罷
嗣後論者謂朝廷徙恤一時之勞而失經遠之慮至
皇祐中天下墾田視景德增四十一萬七千餘頃而
歲入乃減七萬八千餘石蓋田賦不均其弊如此嘉
祐五年復詔均定遣官分行諸路而秘書丞高本在
遣中獨以爲不可均纔均數郡而止議者惜之神宗
光留意農賦常患田賦不均熙寧五年用王安石策

部司農修定方田及均稅法頒之天下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畝為一方歲以九月縣委令佐分地計量隨陂原平澤而定其地因赤淤黑壚而辨其色方量畢以地及色參地肥瘠而分五等以定其稅歲三月畢揭以示民一季無訟即書戶帖連莊帳付之以為地符均稅之法縣各以其租額稅數為限舊嘗收蹙奇零如米不及十合而收為升絹不滿十分而收為寸之類今不得均攤增展致溢舊額若瘠鹵不毛及山林陂塘

皆不立稅凡田方之角立土爲埄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有方帳有莊帳有甲帳有戶帖其分煙析產典賣割移官給契縣置簿皆以所方之田爲正令既具乃以鉅野縣尉王曼爲指教官先自京東路行之諸路倣焉其意本以便民而所遣官吏操切騷擾滋爲民病久之帝聞而罷焉熙寧中又詔支移二稅於起納前歲諭民使民宿辦無倉卒勞費時有司徃徃緩期故申約之州縣又或令民輸錢謂之折斛而糴賤頗用傷農淮南四州軍稅籍殘缺吏多增損輒

移稅入他戶代輸者類不克自明民以為苦至是用人言根括舊額存其正數時亭利者衆戶部判李琮根究逃絕賦役江浙所得逃戶凡四十萬一千三百有奇為書上之明年除琮淮南轉運副兩路凡得逃絕詭名挾佃簿籍不載并闕丁凡數十萬有奇而正稅并積逋凡九十二萬有奇琮蓋用貫石萬數立賞以誘所委之吏故增加浩大三路之民大被其擾而他州亦各增民賦人情騷然時用史正志為發運使奪州縣財賦遠近騷動張栻為上言之上曰正志以

爲非取之民格對曰今州縣賦大抵無餘不過巧爲
之名以取於民耳上聞之瞿然顧格曰論此事者多
矣未有能及此者帝每遇水旱輒輕弛租賦或因赦
宥又獨放倚閣未嘗經至賤輸遠方不均者皆遣使
按之率以爲常哲宗嗣位宣仁太后同聽政一意䘏
民時蘇軾疏言曰方今民荷寬政無他疾苦但爲積
欠所壓如負千鈞而行免於僵仆則幸何暇舉首奮
臂以營求於一飽之外哉民既乏竭無以爲生雖加
鞭撻終無所得緩之則爲姦吏之所蠶食急之則爲

盜賊之所憑藉凡今所催欠負十有六七皆聖恩所貸矣而官吏刻薄與聖意異舞文巧詆使不中放監司以催欠爲職業守令上爲監司之所迫下爲胥吏之所使大率縣有監催千百家則縣中胥徒舉欣欣然日有所得若一旦除放則此等皆寂寥無獲矣自非有力之家納賂請求誰肯舉行恩貸而積欠之人皆鄰於寒饑何賂之有其間貧困掃地無可蠶食者則胥教令通指平人或云衷私擅買抵當物業或雖非衷私而云買不當價似此之類蔓延追擾自甲及

乙自乙及丙無有窮已每限出空身到官或三五限得一二錢謂之破限官之所得至微而胥徒所取蓋無虛日俗謂此等爲縣胥食邑戶嗟乎聖人在上使民不得爲陛下赤子而皆爲姦吏食邑戶此何道也商賈販賣例無見錢若用見錢則無利息須今年索去年所賣明年索今年所賒然後計算得行彼此通濟今富戶先已殘破中民又有積欠誰敢賒貴物貨則商賈自然不行此酒稅所以日虧城市房郭所以日空也臣每屏去吏卒親入村落訪問老父皆有

憂色云豐年不如凶年天災流行民雖乏食縮衣節食猶可以生豐年聚催積欠胥徒在門枷棒在身則人戶求死不得言訖淚下臣亦不覺流涕又所至城邑多有流民皆云以夏麥既熟聚催積欠故流民不敢歸鄉臣聞之孔子曰苛政猛於虎昔常不信其言以今觀之殆有甚者水旱殺人百倍於虎而人畏催欠乃甚於水旱臣切度之每州催欠吏卒不下伍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餘萬虎狼猛在民間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望聖明詔早賜放

除幸甚於是凡有負逋多所寬減又患天下積欠名目煩多法令不一王巖叟爲開封請節等第立貫陌爲候法已有議其不便者遂令十分爲率歲隨夏秋料帶納一分是爲五年十料之法陝西運使呂大忠令農戶支移斗輸脚錢十八文御史劾之下提刑體量均其輕重之等以戶籍爲則上上者支移三百里中者二百里下者百里不願支移而願輸道里脚錢者亦均降三等以從其便河東助軍糧草支移毋得踰三百里災傷五分以上者免崇寧三年蔡京爲相尊

紹述熙豐故事申安石所行方田法奏言自開阡陌使民得以田私相貿易富者恃其有餘厚立價以規利貧者迫於不足薄移稅以速售而天下之賦調不平久矣神宗方講究方田利害作法而推行之方為之帳而步畝高下丈尺不可隱戶給之帖而升合尺寸無所遺以賣買則民不能容其巧以推收則吏不能措其姦今文籍具在可舉而行詔從之然行之數年方量官憚於跋履並不躬親行繩拍峯驗定土色一付之胥吏致有田二百餘畝方為二十畝者有二

頃九十六畝方爲一十六畝者有租稅十有三錢而增至二貫二百者有二十七錢而增至一貫四百五十者不徒滋擾民哉是時內外之費浸以不給中官楊戩主後苑作有言汝州地可爲稻田者因用其言置務掌之號稻田務復行於府畿易名公田南暨襄塘西及澠池北踰大河民田有溢於初券步畝者輒使輸公田錢政和末又置營繕所亦爲公田皆內侍主其事所括爲田三萬四千三百餘頃民輸公田錢外正稅不復能輸矣至宣和初州縣主吏催科失職

逋租數廣乃令轉運司察守貳勤惰聽專達於內侍省而浙西逃田天荒草田葑茭蕩湖濼退灘等地皆計籍召佃立租以供應奉置局命官有措置水利農田之名部使者且自督御前租課凡民間美田使他人投牒告陳皆爲天荒脅山閩縣盡括爲公田訴者輒加威刑致死者千萬而提舉縣吏皆助之爲虐民不勝忿痛責辦供應無休息期農不得之田牛不得耕墾殫財屝努力竭餓死或自縊轅轅間慘斯至矣

初時支移本以便邊餉內郡罕用焉間存移用則任

民以所費多寡自擇或輸本色於支移之地或輸腳費於所居之邑仍視歲之豐歉以定物之低昂俾官吏毋得私其輕重巳而慢吏廢期避將促限蠶者未絲農者未穫追胥旁午民無所措又京西舊不支移崇寧中將漕者忽令民曰支移所宜同今特免若地理腳費所宜輸自是歲以爲常腳費斗爲錢五六十比元豐既常正稅之數而反覆紐折數倍於昔民至鬻牛易產猶不能繼轉運乃以是取辦理之譽至重和元年獻言者曰物有豐匱價有低昂估豐賤之

物俾民輸送折價既賤輸官必多則公私之利也然而州縣之吏但計一方所乏之不計物之有無責民所無其費已無量矣至於支移徙豐就歉理則宜然乃豪民賄吏故徙歉以就豐而齎挾輕貨以賤價輸官其利自倍於是貧民下戶雖名免支移乃估值既高吏以腳費視富戶反重因之逋負益困於追胥刻調絹紬布絲帛以供軍須又就所產折科和市咸平二年李士衡言民間每歲春收息利於豪家不若官中預給緡錢至秋輸帛從之後知潁州王明請貸錢與

民蠶成輸絹。是時絹疋七百。官出錢一千。又先得之。民以為便。謂之和預買。然久之價輕物重。民力寖困。其後大司農不足。始命東南以絹折支。熙寧中京東漕司王廣淵取所進羨餘。隨和買錢分配於常稅。折科外取息十五萬。程顥劾之。而王安石專以取息為富國之務。卒右之。而衆言不行。至宣和中。尚書省言預買錢人多願請。宜比歲例增給。司諫陳瓘奏預買之息重於常平。人以為苦。何謂願請。今復創增。名雖濟之。實聚斂也。久之。言者又論非法折變。既以絹折

錢又以錢折麥夫以絹較錢錢倍於絹而以錢較麥麥又倍於錢展轉增加民無所訴而害益極矣至於舊稅租加耗轉運司有拋樁明耗州縣有暗樁暗耗諸倉場受納又令民輸頭子錢熙寧後則給納並收而數益增民間所輸諸色無慮數倍於舊嗟乎賦出於田賦重而田荒調出於產調刻而產匱國依於民民殘而國亡此定數也弼欽宗立悉詔蠲罷然極重就敝亦無救於存亡矣高宗市舶二稅並依舊法建炎初時廣州教授林勳獻本政書十三篇畧言國家

兵農之政大率因唐代之故農兵失職兵驕不可使而饑寒四逆爲盜賊也亂本立矣宜復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有羨田之家毋得更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末作者皆驅之使農耕羨田而雜紐錢穀爲十一之稅而止每十六夫爲一井提封百里爲三千四百井率一米萬一千斛錢萬二千緡每井賦兵二人馬一匹率爲兵六千四百人馬三千四百匹歲取五之一爲上番之額以給征役無事又分爲四番以直官給守衛是民三十五年而役乃一遍也

番上則歲食米萬九千餘斛錢三千六百餘緡無事則減四分之三皆以一同之租稅供之匠婦之貢絹三尺綿一兩百里之縣歲收絹四千餘匹綿三千四百斤非蠶鄉則布六尺麻二兩所收視絹綿率倍之行之十年則民之口筭官之酒酤與凡茶鹽香礬之榷皆可弛以與民其説甚具書奏以爲植州節度掌書記策亦竟莫之行紹興初詔民力久困州縣因緣爲姦令須式諸路凡因軍期不得已而貸於民者並當計所用之多寡度物力之輕重依式開具役民逾

知毋得違數科率尋減大觀稅額三分之一也而言者論浙西科歛之害農末殆不聊生當用而償則無受者棄之而逃則質其妻孥上下相蒙民無所措利歸貪吏怨歸國家願重科歛之罪嚴貪墨之罰詔漕司究實以聞自是屢有蠲放甚至焚州縣已蠲簿籍以示不疑久之神武右軍統制張浚乞蠲所置庄凡和買科歛詔特從之後三省言國家兵革未息用度浩廣陛下哀憫元元俾士大夫及勳戚之家與編戶等敷蓋寬民力均有無也今僥獨得免則當均在餘

戶是使民爲僕代輸也方今大將非僕一人使各援例求免何以拒之望收還前詔趣後僕又請免輸和買紬三省擬歲賜僕紬五千匹照免起例上以示僕因諭之曰朕固不惜但恐公議不可僕惶悚力辭然自秦檜再相貪猾狠賊密諭諸路暗增民稅十之七八爲上言國家經費惟仰二稅乞禁諸路請蠲免者於是諸州租課名色不一荆南自寇亂以來幾無人迹而議者希檜意謂流民已復可按歲輸十二頻歲復增積逋至二十餘萬緡其黨曾泳亦爲戶部責償甚

急民力重困餓死者衆皆檜之爲也初紹興六年詔
減江東諸路逃田稅額知平江府章誼言民所甚苦
者催科無法稅役不均强宗巨室所佔相望而多無
稅之田下戸破產相賠而多無田之稅宜委官均平
之已而員外郎李椿年言經界不正十害且言平江
歲入昔十七萬有奇今按籍雖三十萬斛然實入纔
二十萬耳詢之士人皆欺隱也望考按覈實自平江
始然後施之天下則經界正而仁政行矣上謂宰執
曰椿年之論頗有條理秦檜亦言其說簡易可行程

克政曰比年百姓避役正緣經界不正行之乃公私之利於是以椿年爲轉運副使措置經界椿年請先自平江諸縣俟就緒即往諸州要在均平爲百姓除害不增稅額已而量田不實者罪至流徙江山尉汪大猷白椿年曰法峻矣民未喻指將益爲姦欺願聽陳首追正不爲貧椿年爲輕刑省費吐實者甚衆及後部鄭克行四川經界克頗峻責州縣而所謂省莊田者雖蔬菜皆有征民田至什稅其五判嘉州楊承日仁政而虐行之非法意也上不遂令下不擾民賦

仁政得矣召諸邑令謂曰平易近民美成在久其謹行之無愧於心何畏焉事迄成爲郡縣最其後民有訴不均者椿年竟以沮廢失官二十六年右承議郎魯冲上書論郡邑之弊以宜興一縣言之漕計合收窠名有丁鹽坊場課利錢租地錢租絲租紵錢歲入不過一萬五千餘緡其發納之數有大軍錢上供錢糴本錢造船錢軍器物料錢天申節銀絹錢之類歲支不啻三萬四千餘緡又有見任寄居官之請俸過往官兵之批券與非泛州郡之督索拖欠畧無虛日

令之爲令者苟以寬恤爲意而拙於催科旋踵以不職罷能迎合上司慘刻聚斂則以稱職聞是使爲令者惴惴惟財賦是念朝不謀夕亦何暇爲陛下奉行寬恤詔書承流宣化者哉頃銓曹有知縣二百餘闕無願就者正緣財賦督迫被罪所以畏避如此若能獻羨餘蠲民積欠謹擇守臣戒飭監司則吏稱民安矣二十九年上聞江西盜賊謂輔臣曰輕徭薄賦所以息盜歲之水旱所不能免倘不寬恤而惟務科督豈使民不爲盜之意哉於是詔蠲諸路積欠太自是水

早經兵將有蠲減不盡者也孝宗受禪赦凡官司債負及坊場河渡等錢自紹興三十年以前並除之諸路或假貢奉爲名漁奪民利使所在居民以土物爲苦自今州軍條上土貢之物止許長吏修貢其餘並罷州縣因緣多取以違制坐之久之又詔州縣受納秋苗官吏多收加耗肆爲奸欺方時艱虞用度未足欲減常賦而未能豈忍使貪贓之徒重爲民蠹自今違犯官吏並置重典仍沒其家先是常州宜興縣無税產百姓丁輸鹽錢二百文下戶有墓地者謂之墓

戶經界之時均紐正稅又令帶身丁鹽絹作折帛錢至隆興二年知贛州趙公稱以寬剩錢十萬緡爲民代輸夏稅是後守臣時有爲民代輸者五月詔溫台處徽不通水路其二稅物帛許依折法以銀折輸數外妄有科折計贓定罪淳熙三年臣僚言湖北百姓廣占官田量輸常賦似爲過優比議者欲從實起稅而開陳首之門殊不思朝廷往年經界獨兩淮京西湖北依舊蓋以四路被邊土廣人稀誘之使耕猶懼不至若使畝而稅孰肯遠徙力耕以輸公上之賦哉

今百姓扶老攜幼遠年請佃以田畝寬而税賦輕也若從議者之言恐於公家無一毫之益而良民有無窮之擾矣且當誘以開耕不宜恐以增税使田疇盡闢歲收滋廣一遇豐稔平糴以實邊則所省漕運亦博望且以十分爲率年增輸一分不願開墾者即許退田別佃期限稍寬取之有漸遠民安業一路幸甚

詔戶部議之然是時朝廷雖屢斷積久以蘇疲民而州縣不能仰承德意至變易名色以取之簿籍重委

四年戶部侍郎韓彥古奏天下貢賦之籍朝廷不能

盡知州縣所入之虛實州縣不能必知百姓所輸之多寡所謂帳目者皆臨時以應故事而已是以州縣可以欺民間而恣其所欲朝廷不能制州縣盈虛之數且當取於百姓乃簿鈔所書之數而此外巧立名色大率增倍今朝廷所憑者州郡之帳籍州郡所憑者縣鄉之胥吏多寡任情輕重無制隱落竄易其弊如麻豪民大戶與之爲一則可以扇蹙貧戶細民所欠有限則任其誅剝於是富者日益富貧者日益貧而國始病矣嘗考唐制令天下之稅租其用有三其

一曰上供今之戶部所入是也其一曰留州今州郡繫省得用錢是也其一曰送使今轉運所得用是也今戶部所知之數則上供而已其留州送使蓋無得而考焉於是民間合輸一石不止兩石合納一疋不止兩疋多取之罪則一律而不言法禁縱嬈民間將何所措手足哉今二稅之額秋苗自正數之外有所謂正耗有所謂義倉有所謂本州耗又有所謂合零又有所謂隨籮斛面出剩及倉例掃撥又有頭子勘合朱墨水腳市例縻費夏稅正額外有所謂合零就

整又有畸零折帛又有寬剩布帛又有頭子勘合朱墨示例糜費此姑舉二稅而言耳其他征求又不止此爲今之計謂且取諸路所入稍依唐制分爲三等視其用度多寡而爲之制自上供爲始上供所餘則均之留州留州所餘則均之送使送使所繫則派分遞減悉蠲於民朝廷不利其贏焉然則自朝廷至於郡國取於民者皆有成數不可得而出入其間然後整齊天下之帳目外而責任轉運內而責任戶部量入爲出歲考其能否而爲之殿最州縣不得多取於

民朝廷亦不得多取於州縣則上下相恤有無相通
矣紹熙時秘書監楊萬里奏民輸粟於官謂之苗舊
以一斛輸一斛今以二斛輸一斛矣輸帛於官謂之
稅舊以正絹為稅絹今正絹外有和買矣舊和買官
給其直或以錢或以鹽今皆無之又以絹估直而倍
折其錢矣舊稅畝一錢輸免役一錢今歲増其額不
知所止矣既一倍其粟數倍其帛又數倍其錢而又
有月椿錢版帳錢不知幾倍於祖宗之舊又幾倍於
漢唐之制乎此猶東南之賦可知也至於蜀賦之額

外無名者不可得而知也陛下欲溥賦歛當節用度用度節而後財可積財積而後國可足國足而後賦可減賦減而後民可富民富而後邦可寧不然日復日歲後歲臣未知其所終也先是紹熙元年朱熹知漳州奏言經界最爲民間莫大之利紹熙已經推行獨泉漳汀未及臣不敢先一身之勞逸而後一州之利病竊獨任其必可行也然須推擇官吏委任責成度量步畝算計精確畫圖造帳費從官給隨産均稅特許過鄉而通縣均紐庶幾百里之內輕重齊同今

欲每畝隨九等高下定計產錢而合一州租稅錢米之數以產錢爲母每文輸米幾何止於一倉一廩受納既輸之後却視原額分隸爲省計爲職田爲學糧爲常平各撥入之則版籍一定民業有經矣但此法行貧民下戶固所深喜然不能自達其情豪家猾吏實所不樂皆善爲說詞以惑羣聽而賢士大夫之喜安靜厭紛擾者又或不深察而逐風沮怯此則不能無慮明年詔漕臣陳公亮同熹協行會農事方興熹益加講求冀來歲行之細民欣忭而豪貴之占田隱

稅侵漁貧弱者胥爲輿論以搖之前詔遂格然請辭去至嘉定中知婺州趙譽夫復行經界於其州整有倫緒而譽夫報罷後守繼之行益力於是向之上戶析爲貧下實田隱爲逃絕者皆燦然可考凡結甲冊戶產丁口類姓等及魚鱗圖二十三萬九千有奇剏庫櫃以藏之歷三年而後上其事於朝民甚便之至淳祐時御史謝方叔言豪强兼幷之患至今而極非限民名田有所不可是救世道之微權也國朝駐蹕錢塘百有二十餘年矣外之境土日荒內之生齒

日繁權勢之家日盛兼并之習日滋百姓日貧經制日壞上下煎迫若有不可為之勢夫百萬生靈之資皆本於菽粟而菽粟之產皆出於田今膏腴皆歸貴勢之家租米有及百萬石者小民百畝之田頻年差充保役官吏誅求百端不得已則獻其產於巨室以規奪免小民田日減而保役不休大戶田日增而保役不及以此弱之肉強之食兼并浸盛民無以遂其生於斯時也可不嚴立經制以為之防乎去年諫官嘗以限田為說朝廷付之悠悠不知今日所用邊餉

皆仰秈糴然權勢多田之家秈糴不容以加之保役不容以及之敵人睥睨於外盜賊窺伺於內居此之時與其多田厚貲不可長保曷若捐金助國共紓目前在轉移而開導之耳乞諭二三大臣擬臣條論奏而行之陛下勿牽貴近之言以撓初意大臣勿避讐怨之多而廢良策則天下幸甚從之又是時蠲賦之詔無歲無之而百姓率先期歸於吏胥攬戶之手及遇詔下則所放者吏胥之物所倚閣者攬戶之錢是以寬恤之詔雖頒愁歎之聲如故議者請以今年下

明年減租之詔則吏難爲欺民受實賜矣至淳祐八年陳求魯奏本朝仁政有餘而王制未備今之兩稅本大曆之弊法也當賦之入尚艱況預借乎預借一歲未已也今之州縣有借淳祐十四年者矣以百畝之家計之罄其永業豈足支數年之借乎操縱出乎權宜官吏得以竄弄上下爲姦公私俱困今日救弊之策其大端有四焉宜採夏侯太初併省州郡之議俾州縣得以直達於朝廷用宋元嘉六年土斷之法俾縣令得以究心於撫字法藝祖出朝紳爲令之典

以重其權遴光武耀卓茂爲三公之意以激其氣然後爲之正其經界刪其版籍約其妄費裁其橫歛則預借可革民瘼有瘳矣特不能用大抵南渡以來水田之利富於中原故水利大興而諸籍沒田募民耕者皆仍私租舊額每失之重輸納之際公私事利過殊私租額重而納輕承佃猶可公租額輕而納重則佃不堪命州縣脅吏與倉庫百執事之人皆得爲侵漁之盜於耕者也〇季世金人作和作戰戰則軍需浩繁和則歲幣重大國用常苦不繼於是因民苦官租

之重命有司括責官田以給用其初弛其力役以誘之其終不免於抑配此官田之弊也嘉定以後又有所謂安邊所田收其租以助歲幣至景定四年賈似道以造楮和糴爲非計求所爲足國用裕邊者而御史陳堯道正言曹孝慶等言三邊屯列非食不飽諸路和糴非楮不行今既未免餉兵而廣和糴造楮幣日相尋於困此公私交弊之道也莫若行限田之制以官資計頃以品格計數下兩浙江東西和糴之處行之先併諸詭寄分析于戶諸弊後將官民田產逾

限之數抽三分之一回買充公田但得千萬畝之田則歲可收六七百萬石之米而諸軍餉饋淅然其有餘和糴可免楮弊可省物價可平富室可安一事行而五利興矣恭欲買私家之田以其平日所私獻佃昕什伍者虐取之爲公也於是買公田所以知臨安府劉良貴爲提領官實籍其本謀而似道首以已田在浙西者萬畝爲公田倡當事者初猶以抑兼富之意行之繼敷派除二百畝以下者免餘各買三分之一後田不足雖百畝之家不免矣法租一石償十

八界會子直錢四十緡而浙西田畝直千緡者抑買之價稍給銀絹各半又多則給度牒告身民失實產而得虛告又吏恣操切民有本無田以歸併于戶田勒買之有自經死者浙中大擾凡得田三百五十萬畝而良貴等進秩各有差於是似道言公田已成若復以州縣總之恐利不可久請以江陰平江公田隷淮西總司安吉嘉興公田隷兩浙運司常州鎮江公田隷總制所歲租輸視水旱爲饒減甚者放免增置四分司田官鄉各置官莊民爲官耕者曰官佃爲官

督催收者曰莊官莊官遴富饒者以充兩歲一更方始買將官吏迎合張虛數數率廞其舊及歲收租額有虧責償於田主若田磽租惡佃頑之處又責換於田主其催收則鞭笞囚繫必取盈焉於是官佃死非命者十七八田主有家破產盡而責償無窮者甚土田之弊極於此此尋似道復行經界推排法於諸路而東南尺寸之地皆有稅兩大耗憊以至於亡嗚乎官田賣之民則抑令買公田買之民則抑令責益官與民交易勢必至於此而最將公正之制適足佐小人

際掊剖克之資○則善治天下者又奚貴於多立制哉○

元之取民大率以唐爲法其取於內郡者曰丁稅曰地稅此倣唐之租庸調也取於江南者曰秋稅曰夏稅此倣唐之兩稅也丁稅地稅之法自太宗始行之至丙申年乃定科徵之法令諸路驗民戶成丁之數每丁歲科粟一石驗丁五升親戶丁驗各半之老幼不與其間有耕種者或驗其牛具之數或驗其土地之等徵焉丁稅少而地稅多者納地稅地稅少而丁稅多者納

丁稅工匠僧道驗地逮及世祖申明舊制官吏商賈驗丁於是輸納之期收受之式關防之禁會計之法莫不備焉太宗定天下賦稅上田畝三升中田二升有半下田二升二戶共絲一斤鹽一兩四十斤商稅三十取一朝議以爲太輕耶律楚材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後將有以利進者則今已重矣十年陳時可等言諸路旱蝗詔免今年田租仍停舊未輸納者俟豐歲議之是年太宗南伐道平陽見田野不治以問陳守

賢對曰民貧窘乏耕具致為詔給牛萬頭仍從
關中生口墾地河東世祖至元元年大名大水
租稅無出張弘範輒免之朝廷罪其擅弘範
進曰臣以為朝廷儲小倉不若儲之大倉帝善
其言詔勿問十七年定諸路差稅課程增益者
即上報隱漏者罪之不須履畝增稅以擾百姓
又敕據逃亡民田者有罪十八年以闢田均賦
課守令二十二年用盧世榮言聞買江南土田
陳天祥疏言國家之與百姓如同一身民乃國

之血氣國乃民之膚體血氣充實則膚體康強血氣損傷則膚體羸病是故民富則國富民貧則國貧民安則國安民困則國困其理然也昔魯哀欲重斂有若以君民一體對以此推之民必須賦輕而後足國必待民足而後豐今世榮欲以一歲之期致十年之積危蕩民之命易一世之榮視民如讎爲國斂怨其生財之本旣已不存斂財之方復何所賴將見民間繇此凋耗天下繇此空虛安危利害之幾殆有不可勝言

若仁宗皇慶元年、江淮漕臣言江南殷富蓋縣、多匿腴田、若再行檢覈之法、當益田畝累萬計、左丞吳元珪曰、江南之平幾四十年、戶有定籍、田有定畝、一有動搖、其害不細、執其論因爭月餘不能止、移疾去、是年詔經理江浙江西河南民田、時平章章閭言經理大事、世祖已嘗行之、但其間欺隱尚多、未能盡實、以熟田爲荒地者有之、懼差而析戶者有之、富民買貧民田而仍其舊名輸稅者亦有之、由是歲入不增、小民告

病若行經理之法俾有田之家及各位下寺觀學校財賦等田一切從實自首庶幾稅入無隱差徭亦均於是遣官經理其法先期揭榜示民限四十日以其家所有田自實於官或以熟爲荒以田爲蕩或隱占逃亡之產或盜官田爲民田指民田爲官田及僧道以田作弊者並許諸人首告然期限猝迫貪刻用事富民黠吏並緣爲奸以無爲有虛具於籍往往有之於是人不聊生盜賊並起其弊反有甚於前者至泰定天

曆之初盡革其虛增之數民始獲安

國朝田賦

我朝稽古定制以天下之墾田定天下之賦稅凡有二等徵以夏曰夏稅徵以秋曰秋糧夏稅農桑絲也以植桑者本農而蠶事以夏始登故也秋糧有本色有折色具稱米以穀至秋始成而折色以米直爲斷也夏稅毋過八月秋糧毋過明年二月府州縣如期徵輸而蠲征有恩蠲有災蠲恩蠲十一災蠲十九毋二稅所入各以其地產爲共初定天下之土田有二等曰官田曰民田官有官田有職田有學院田有没

官田若斷入官田皆謂官田蓋倣近世公田官田准
官田則起科而沒官田有一沒再沒至三四沒者等
則遞以增而米一石僅折銀二錢五分寬之民所自
占得買賣之田有新開有沙漲與寺觀田皆謂民田
蓋倣昔戶分田民田準民田則起科而等則以其
地宜爲差　高皇帝躬親民所疾苦既在位施大
德加惻怛於民嘗　諭中書省曰予嘗親歷田野見
人民凋弊土地荒蕪蓋因久困兵革生息未遂且如
太平應天諸郡及吾渡江開創之地供億先勞之民

其有租税宜與蠲免少甦民力省臣傅巘對曰恒是
王者之善政　聖念及此真發政施仁之本也　上
因嘆曰吾昔在軍中嘗乏糧空腹出戰歸得一食雖
甚粗糲食之甚甘今尊居民上飲食豐美心未嘗忘
之況吾民居於田野所業有限而供需百出豈不重
困於是免太平等府租賦有差　洪武元年　命中書
省定賦法久之　詔遣周鑄等一百六十四人往浙
西覈實田畝　上謂中書省臣曰兵革之餘郡縣版
籍多亡田賦之制不能無增損征斂失中則百姓咨

怨今欲經理以清其原無使過制以病吾民夫善政在於養民養民在於寬賦今　遣周鑄等往諸府縣覈實田畝定賦稅此外無妄增損以擾民各　賜衣帽遣之又嘗謂太史令劉基等曰國家愛養生民正猶保抱赤子惟恐傷之苟無常制惟掊歛以朘其脂膏雖有慈父不能收愛子之心今日之計當定賦以節用則民力可以不困崇本而祛末則國計可以恒紓至二年　命將北征兵渡太河齊魯之民饋糧餉給軍　太祖嘉之　命免山東元年稅糧并蠲及

二年夏秋二稅已又先太平次應天鎮江及寧國廣德除和無爲等州亦與蠲免以延創業軍需之用戶部奏蘇州逋稅三十萬餘請論守臣罪 上曰蘇州歸附之初軍府之用資焉今積二年不償民困可知若逮其官必責之於民民畏刑罰必傾資以輸如是而欲其生遂不可得矣其并所逋秋糧三十萬五千八百餘石悉免之十三年 命戶部減蘇松嘉湖四府重租額曰天地生物所以養民上之取民不可盡利夫民猶樹也樹利土以生民資食以養養民而盡

其利猶種樹而去其土也比年蘇松各郡之民困於重租而官不知恤是重賦而輕人亦猶虞人反裘而負薪也豈所以養民哉其賦之重者宜悉減之　洪武二十年　上念民貧富不均而賦稅復不以實自占往往以田稅飛灑詭寄奸弊百出有司莫能詰至於那移賠販而貧者益困乃　遣國子生武淳等隨所在稅糧多寡定為九區區設糧長四人集耆民履畝丈量圖其田之方圓曲直美惡寬狹若丈尺書主名及田四至如魚鱗相比次彙爲冊謂之魚鱗圖册

成　上之經界於是乎始正蓋魚鱗圖冊以田爲主田各歸其都圖履畝而籍之諸原阪墳衍下濕肥沃瘠鹵之故畢具爲之經而土田之訟質焉其黃冊以戶爲主田各歸其戶而詳其舊管新收開除實在之數爲之總而賦役之法從焉已念賦稅重則國大計謂既富方穀掄殷實戶糧多丁衆者爲糧長俾其鄉賦稅多者萬石少乃數千石部輸之歲七月委官領糧長詣　京關勘合　上親臨諭以所繇重民恤賦之意以爲糧長之設本便於有司便於細民加縣

有糧十萬設糧長十人正副二十人勤勞遊足而有司不過議差部糧官遞所在將輸甚易不勞細民得就鄉聚自升合斗勺而上赴糧長收受無所若府州縣吏業不得留難使亦甚便乃不才有司姦頑作弊爲伎苛愚民謗言稱曰受害此何以稱焉在糧長中有貪婪無厭將所合納二稅令衆戶包納倚公挾勢恣逼督而細民從之亦有心懷仁恕不倚公挾勢不令民包納者而民或欺玩嗚乎惟天鑒在上哉今民自百千萬畝田往往交結有司隱稅匿差不仰百千

萬畝之田皆天覆地合風雨霜雪以長養其五穀者也家食其利而灑泒詭寄及買田不過糧移換坵段靠損細民細民艱辛此獨何心爾糧長居佰諸人論令改正若各處田荒不治奏爲分豁嗚乎有司官吏有倚二稅爲姦麥方弔旗而徵夏稅穀方秧節而催秋糧窘民於青黃不接之候頻加箠楚得賜緩矣及期至輸倉又百難苦之嗚呼不才害民有若是耶天災人禍死無日矣蒸諄懇愼重如此當是時 上定鼎金陵賦江以南聚輸 京漕便利無兗淮之運而

疏上封諸子爲王僅十國於賦繇易供而民諸桀勝國舊習及蒙猾吏用事輿誅鋤之發其貲用代民更賦又時時免賦或全蠲不征休煥之糧長部運至往往得　召見而命亦往往以語合意見擢用故其時糧長各慮顧自重輸將時至又耳目視聽一新　國元氣肇後而民淳收于戶稅鮮所朘削故上利而下安焉是時田賦總數共田八百四十九萬六千五百二十三頃畝零夏稅米麥四百七十一萬二千九百石秋糧米二千四百七十三萬四百五十石錢鈔絹

若是　永樂即位一遵成憲凡荒蕪田土無人佃種者即　命有司覈實蠲租戶部尚書郁新等奏湖廣今年夏稅過期數目不足宜逮治　上曰賦有經制耕穫有先後地里亦有遠近急則必至於病民其勿問第更定期　命照限輸之三年　諭戶部蠲順天永平保定三府田租以其供給特勞休息之又曰凡人嘗居勞苦者後來安逸亦當同之嘗見前世人主一旦富貴頓忘向來所共艱難之人朕甚不取夫昧巳心以失人心爲虐民且不可況人主乎久之聞山

東高密逃民復業者有司徵其累年所負糧芻因謂戸部曰往古之民死徙無出鄉安於王政也後世之民賦役均平衣食有餘亦豈至於逃徙比來撫綏者不得人致耕穫失時衣食不給乃至逃亡及其復業政宜賙卹乃復徵其逋負窮民如此豈有存活之理自今逃民復業者積年所負糧芻悉與蠲免時山西安逸民言逃徙者田地已荒蕪而稅糧尚責里甲陪納侵損艱難請暫停之俟招撫復業然後徵納因謂戸部尚書夏原吉曰里甲陪納必致破產破產不足

民又逃徙租稅愈不足矣卽移文各處有若此者悉停徵其稅　仁宗洪熙元年淮徐山東民乏食召大學士楊士奇等令草詔免稅糧之半及罷官買士奇對曰可令戶工二部與聞　上曰救民之窮當如救焚拯溺不可遲疑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持不決之意卿等姑勿言　命中官具紙筆令士奇等就西角樓書詔　上覽竟　命用璽遣使齎行顧士奇曰汝今可語部臣悉免之矣左右或言地方千餘里其間未必盡無收亦宜有分別庶不濫恩　上曰

卹民寧過厚爲天下主寧與民尺寸計較耶 宣德
二年 上御便殿問侍臣曰聞 朝廷下寛恤之令
或爲有司沮格誠有之乎侍臣對曰亦間有之 上
曰治下以信爲本朕每出一 詔令必預度可行可
守而後發爲臣輔君理民以信義爲要君欲施仁而
臣沮格於下不忠孰大焉侍臣對曰此實政事之臣
負 陛下雖 陛下明斷卽五年 上坐安南齋宮
召楊士奇諭曰吾欲下寛恤之令未能悉知 令內
侍具楮筆 上曰免災傷稅糧當是首事詢民間虧

欠所司追償其追民計無出亦甚艱難部官坐視而不言對曰 聖念及此生民之命各部惟知督責下民以供公家而不顧民心之離故一切民瘼不以聞今所當寬恤者殆非止兩事 上曰汝所知者其言之即草勅頒行閏十二月 上謂戶部曰恤民必有實惠若惠民無實非恤下之誠比者郡縣間有水旱稅糧多欠積歲既久未能輸官而有司催徵過迫無已民安得不重困乎其 宣德三年前民欠糧稅悉 命折收鈔與布絹盡定議取中焉部議以十分

爲率三分折闊布三分折闊絹四分折鈔　上曰布絹闊幅者亦難得只宜隨民間所常用者依時價收之則民易辦庶幾民受實惠七年　上召大學士楊士奇至文華殿曰憶五年二月共爾南齊宮論寛恤事今兩閱歲矣民事不又有可恤者乎對曰誠有之只五年官田減租額一事　聖恩已下　璽書戶部格而不行至今仍舊額追徵小民含冤不已　上怒曰戶部可罪也對曰此循習之弊　永樂末年多如此往年高煦反以夏原吉爲姦臣之首正指此事爲

說　上怒稍解曰今欲所下　勅必舉此爲第一事却於未增云中外該管官司不許故違　上又曰如再格不行朕必罪之不恕汝試言今日之事當寬恤者士奇對所在官司不能容逃民則相結爲非願得恩旨下有司凡逃民有願歸鄉者令郡縣用心撫恤優免差徭不願歸者聽於所在附籍爲民官給空閑田廬處之免差役二年庶以安其危亦彌患其未萌又言各處課程先因鈔法不通加倍徵納蓋一時之權令鈔頗流通宜量減倍徵之額又言天下課程皆

納鈔惟湖廣廣西浙江商稅漁課舊例皆納銀聽不
勝弊請裁為一例　上嘉納之士奇請更得一人論
此事庶幾可以推廣　聖澤　上曰胡濙謹厚汝與
之寄議就錄稿進來於是士奇等議增十數事通錄
進呈　上悅三月朔　頒寬恤詔於天下蓋自徙都
北平漕江以南粟四百萬石輸　京師食百官京衛
軍而淮爲重鎮漕粟淮給淮軍而　宗室分封日蕃
無限制於是本色起漕米有京倉有通州倉京倉十
八通倉十二折色米輸銀於京或內帑或太倉內帑

十二太倉十八官田折色銀太倉十一內帑十九諸
親王府祿米各將軍府有將米而各省都布按三司
若府州縣官吏及學官弟子員膳畢具賦其中諸所
爲糧則旣甚多不等戶工部所派存留起運該納之
科又歲各不同吏緣爲姦高下任心莫可致詰而殷
實戶爲糧長者永充無易力能爲細民重輕得陽浮
科斂之於是有徵收糧旣訖不起運輾轉爲貿易至
起家累鉅萬而蕩者將國稅爲游浪事覺至貿田宅
賈妻子累親戚貽償而隕身滅世也於是都御史韓

雍撫江西疏請糧長除品官外諸錢糧近上者以里甲爲差次從公僉充諸糧月視部所下京厰派單若諸當輸納者若齎十則如日派刻布之自千石以至升斗無不均一故頭緒易尋分派易畢而諸里甲派銀全圖六兩半圖半之亦具數條布山野細民粗知布算者皆曉然於賦役派納之日即宿姦巨猾莫之能欺天下做行是以數十年江西民間尊奉辦都則例如金科玉條莫敢變而鄉邑宰謡誦言之至今也後參政宋訥稍有更易創一切煩碎苛嚴之法隨造隨

改適獨為大舛資而糧長與小民俱病於是復申韓公所為例而後行自唐宋來天下賦江南居十九浙東西居江南十九而蘇松常嘉湖又居浙東西十九實當江以南府州縣之半元末張士誠據吳中抗王師者十餘年 上憤其久不下民困於苛暴而更為守死無為也籍諸豪族田沒入官而按其家入私簿為稅額微意獨以示懲後三年而蘇逋稅至三十餘萬計部奏 上 上惻然蠲之十三年 命稍減其額 正統初從巡撫工侍郎周忱請蘇松等府官

田準民田起科當是時州逋稅至七百九十萬石在常松亦然恍以大臣交薦超擢至閣籍乃大賑召父老問故與知府況鍾曲筭疏減八十餘萬有奇乃貽書戶部言民治之道在禁游惰以一其志勸耕稼以敦其業蓋游惰禁則土著固而避勞就逸者無所容耕稼勸則農桑重而棄本逐末者不得縱别蘇松弊孔凡七端以告一大戶苞蔭言豪有力者役屬小民而庇之不更其糧差二豪匠聚兩京者冒合逃民隱弊之爲戶三船居浮蕩四軍囚牽引五屯營隱占六

鄰境蔽匿七僧道招誘請立法節制而大患在勢豪
於是創爲平米法官民田畝皆畫一加耗而請工部
鑄鐵斛爲式下之民令縣於水次立倉團收曰便民
倉徵焉米畢輸立支撥簿以轉運灌輸初年正米一
石收加耗米七斗以待撥北運斯則所兌遠近爲支
撥京通州倉遠運率正一石而支三爲舟楫剝淺諸
費其臨清淮安南京等倉以差次定支立綱運簿以
塡出納入其支撥羨餘各存積縣倉曰餘米次年餘
米多減加耗爲六斗又次年益多減耗爲五斗最後

令縣各立倉貯羨餘米曰濟豐倉而三府歲運米百萬石貯南京倉倉制下平糴之令而濟豐倉之粟大裕於是凡運輸風飄盜奪者以國服轉假俟秋成抵斗還諸民夫修圩岸開濬河湖者得計戶給餉擇縣官廉公有威與士民之賢者掌濟農之籍而司其出納驗中下事力及種田多寡給之秋成并稅糧並輸凶歲再賑不償者來歲不貸諸條約甚具皆忱爲規畫甚當於是歲連旱而民不知饑益通江以南轉漕粟爲一條而轉移節適之故伸縮自如而裕也又慮

以長史擢任考九年績遷左右再考進尚書亦久任之效云後諸所建白皆著令　國初府州縣各貢其土之所有而貢額本　宗廟之薦新太常之牲幣欽天監之曆紙光祿之廚料寶鈔司之桑穰若諸皮角銅線黃白蠟弓箭弦條之屬皆古祀貢賓貢服貢物貢之遺意諸珍奇玩好不與即有需用亦抵租以市爲著令而府州縣業編之里甲銀中其目碎繁民不能辨知姦民緣爲利孔而過徵逋負之弊滋起至嘉靖末大工營繕之務歲有禱祠齋醮之事無虛月

經鉅費不訾大臣放濫於貪官鬻獄次者居間而民
俗益臘於滛侈季年倭夷作難而蘇松兩浙驟然煩
費益起湖廣江閩毒焉虜入踩山西畿甸而邊費日
悖河決徐兖山東淮徐苦築寨開濬而沃土為墟
國用益耗殫矣當是時戶丁不時有所需東南民里
甲均徭上下之費日浮於歲額丁糧石至用銀十數
餘兩不啻中人之家無慮盡破又其時魚鱗冊歲久
浸漶至亡失不可問而冊得買貴糧得詭都圖賦役
冊獨以田從戶其巨室買貴田產詭造冊賄里書者

飛灑見在人戶者名爲活灑有賠藏絕戶納者名爲死寄有花分子戶不落眼者名爲畸零帶管有留在實戶全不過割者有過割一二石爲包納者有全過割不歸本戶者有推無收有總無撒名爲懸掛掏回者有賠襲京官方面進士舉人鄉色捏作寄庄者故冊不過紙上之籍戶皆空中之影以致一省之中圖之虛以數十計都之虛以數百計縣之虛以數千萬計逃年泒糧差無歸者俱命小戶賠償小戶逃絕命里長里長逃絕命糧長糧長負累之久亦皆歸

於逃且絕而已於是憂生民者業籍纂議丈量吏尚書劉言北方直隸河南等處州縣以社屯分里甲猶南方江西湖廣等處以鄉村分里甲也　祖宗時北方民少地寬遷山陝等處無田之民分屯其地故稱屯將屯民僑寓新至其受地頃畝也狹社民土著世居之其分地頃畝也廣故屯地謂之小畝社地謂之廣畝此北方之民所甚怨於不均者也天下任土作貢宜科則較一而南方鄉分里甲當派稅胥吏舞文受賂有輕則重則之殊其在重鄉雖下田不免重斛

在輕鄉雖上田亦得輕則又各州縣抄没之産即因民間所收佃作之租定爲税糧此南方之民所甚懽於不均者也惟北方形勢之家欲獨享廣畝之社地不肯爲狹地之屯民分糧南方形勢之家欲獨享輕則之田糧不肯爲重則之里甲均若故州縣官欲通行均量即上下夤緣多方排沮故民怨無所而已也惟　陛下以匹夫匹婦不獲所之心獨斷於上　召大臣平心會議均之則絜矩之利遍於天下時居冢宰能以御史按江西疏其弊甚痛而請嚴田糧詭寄

影射書筭飛灑之弊　令守巡分詣地方督州縣將詭飛弊源查者隨用丈量輕者隨戶清理究首尾之因度廣狹之則定高下之科分肥瘠磽沃之等均崩灘開墾之數各將原糧填入原田歸之原戶而彙總都總縣總造流水冊十本甲各收藏縣因大造爲冊四上府州縣上南京後湖收架俾因戶推田因田糧編差戶與田有一定之則便胡尚書世寧言立國者於平定之初不能復古授田之制中葉而後安定成俗而云均田田未易得均也今可議者惟江南田賦等

則既多而里甲彌滋之弊繁江北豪力之家田不輸稅惟小民原業舊田輸之而貧富愈不均宜權救弊之法通行天下田畝各以本州縣額稅爲率田廣狹不均者各丈量而均一之其北方土曠收薄南方江湖砂積山岡易旱之田倣古人上田一夫百畝中二百畝下三百畝之意而量寬其畝或令倍折亦不爲過餘履畝丈之或以變更田賦舊額爲疑不知田之制以稅穀入多寡爲差非可以額拘也　宣德中因知府況鍾奏減蘇州官田糧額固未嘗以舊額爲拘

矣昔在聖王仁政之行必均貧富惟分井授田之爲
急後世乃有均田限田之法今既皆不可復惟核其
田賦俾有田者有稅無田者無之毋使富民重貽貧
者之累而猶曰不可則必富者蠶食饕殄貧者椎肌
瀝髓相挺於逃亡死徙而後以爲得與當是時吉安
安福縣糧四萬二百一十石而虛糧乃至七千石有
奇民困甚鄒文莊守益大患之言於 朝呈於撫按
列訴於藩臬郡縣請丈量而豪有力者鼓衆阻其事
府推官危嶽閱簡冊詢土宜備得其根影以爲丈量

法莫善於鄉有其人莫不善於吏與其事令鄉有人焉可矣時文莊方以致知謹獨蕺物一體之學倡鄉人士鄉人士咸有奮於學則造庶士公正善爲筭者廬而禮焉使尸其事於是分野授任布令陳敎三其籍以防奸四其壤以定則十其衆以同好惡五其會以廣耳目一之於神明以祓心志鱗次挨丈而時以四馬從二吏徃視且核之以勞極得疾卒而士民畢哀賦以竟平裕州故阻險然四衝野多坡坂坻磽确土雜砂石不皆可田種以故俗苦畝寡畜藏輕剽數

從知州事安如山白於上為丈量命耆艾董其役命區長驗區畛命量人步阡陌命筭人制畝分精覈版籍因區定畝因畝準稅區為綱畝為目總以麗目則無漏畝畝為母稅為子母以權子則無遁稅平衍原隰膏腴之田一而當一平石岡田二而當一山石岡田三而當一山石陡阪之田四而當一陂池林麓廨宇鋪舍廛市之稅蠲之田溢稅則從增稅溢田則從減咨詢徧故人無遁情版籍明故上有定徵疆土別故下有定輸計田凡萬三千二百四十頃有奇

糧凡九千二百六十石有畸蕃是時丈量法未甚具始一二舉行人望風疑憚故說者以爲有三難焉守令歲月更改各懷一切莫慮經久一難也天降雨澤農夫悅而行旅怨豪强并兼率不以田均爲便詭譌朋與多卩可畏二難也守令不能履畝而較之必寄於吏胥上下其手豪右售賕得爲蔽匿貧弱抑勒無以自明名曰均田實滋弊孔是謂三難而誰與領此於是靖江朱本思得之著論言天下承沿流習日以多事而莫知其多事之故則版籍之不正也府州縣

之於省猶鄉都啚之於縣也是故積啚成都積都成鄉積鄉成縣積縣成州積州成府積府成省省府州縣糧差業不可據而混也何獨於鄉都圖而疑之今天下官不勝其煩民不勝其擾者惟在田得過圖糧差那移豪滑昏賴貧弱賠賍而賦役不能均耳誠於圖立四界計其田畝明其糧差任土作賦不論人戶之主客圖歛而總於都都總而會於鄉鄉會而莞於縣則版籍定於旬月之間而弊端革於千年之久豪滑昏玩者其産不能盡一圖之十甲又不能跨數十

圖而立戶必且有潛退之心雖適有貪頼遁稅者則圖之人羣聚而攉之無孤子之憂貪頑者不得以賄緩如此井冊不能復而定制同於井限田不必行而事執甘於限縣是而隱賦難逃徭役可均語具所爲冑練匣中其後閩諸郡邑頗倣其意爲經緯二冊以錯綜其事然以地爲主不以田從人則田多者入賦稅難而力能令郡縣爲之使同圖者催賦稅難而力不能使田多者之無昏頼也久且歸於以田從人而已矣至若催徵之法亦頗加融通而徵一法一條

鞭綱銀諸法在所異名而同實民咸稱便徵一法者
郡御史歐陽鐸撫南畿時督儲法也鐸督十郡糧儲
曰吾不虞他七郡獨虞蘇松常而最甚者蘇夫蘇漕
餉當天下半卽不蘇常如 國計何厥田雖有上下
然獨伯季耳季畝僅五升而伯至十五倍之如蘇何
既而曰版籍糧畝業不可擅變而加耗歲會固匪撫
之所職也昔周文襄據田以行法吾當因法以補田
令府州縣各總其畝之額而丈量田以正畝括其徵
米徵銀之凡而計畝均輸之乃請於 上科則不易

其舊而比其最重者與其最輕者稍以耗損益推移之重而不能盡損者爲遞減耗米派輕齎折除之以陰見輕輕而不能加益者爲徵本色遞增耗米加乘之以陰見重諸推收田者從圩不從戶田爲母人爲子姦巧無所容而逃竄漸復又令民歲以田出綿錢僱役毋得仍前十年之舊裁省郵置濫費定收納例凡數十百條與蘇郡守王儀推行之曰徵一法於是諸郡糧雖不得減而得均方法之行豪右梗其議頌挺之大學士顧鼎臣曰徵一法行吾家增輸且千石

然爲百家減于石矣固嘗爲國遠慮不可易也而法行綱銀者舉以附應役歲費丁四糧六總徵之在官法易知不繁猶綱有綱一舉而盡也一條鞭法者通府州縣十歲中夏稅秋糧存留起運額若干均徭里甲土貢雇募加銀額若干通爲一條總徵而均支之也其徵收不輪甲通一縣丁糧均派之而下帖於民備載十歲中所應納之數於帖而歲分六限納之官其起運完輸若給皆官府自支撥大都不雜出名色吏無所措手人知帖所載毋歲並輸可省糧長收頭

諸費利固不可勝言矣然議者謂其不論倉口不開石數止開每畝該銀若干則吏書因緣爲姦增減洒派弊端百出此派法之變也至於收解乃變爲一串鈴法謂之總收分解收者不解解者不收收者獲積餘之資解者任賠補之累是豈得爲平平且錢糧必分數明而後稽查易今混而爲一是爲那移者地不爲不便於民抑且不便於官又細民歲納毫末吏恣留難初置櫃民自輸官府親驗收貪吏遞輸者至稱欠數責之完罰懲之而秤頭之羨增吏收下戶差銀

稱欠銀一分若幾厘注之簿後復勾攝而數易抑勒有完至倍蓰者蓋省郡城有監司守民易以自通得以法等自解免他僻遠邑去監司守遠吏得恣睢民不易赴愬弊往往如昔時嗚呼法安可專信哉其後國家經費已百十倍於盛時而吏治呰窳不可救諸內府內庫光祿寺所科本色糧即大侵不議免其起運漕糧米僅僅以改折爲寬恩　隆慶初　恩詔下所蠲民數年前逋賦計蠲爲江南大郡邑便凡所負逋非閭閻小民皆勢豪持帖若姦猾侵欺者所爲也

故蠲恩令雖刻布成書廣曉諭欲俾窮鄉下邑知
朝廷厚下恤民之意然獨優豪右而小民奉公守法
先期輸納者不沾毫毛恵也亦徒爲奬頑矣　萬曆
初　上諭戸部言近聞各有司催徵錢糧不分緩急
一槩嚴併又畏富家縱姦猾偏累小民至流離失所
朕甚憫之汝戸部分別年月久近分數多少奏蠲免
而　皇子生覃恩實免次年租焉七年張居正疏曰
致理之要惟在安民安民之道在察其疾苦而已邇
年以來仰荷　聖慈軫念元元加意周恤海内忻忻

如獲更生矣然尚有一事爲民病者帶徵錢糧是也所謂帶徵者將累年拖欠搭配分數與同見年錢糧一併催徵也夫百姓才力有限即年歲豐收一年之所入僅足以供當年之數不幸遇荒歉之歲父母凍餓妻子流離見年錢糧尚不能辦豈復有餘力完累歲之積逋哉有司規避罪責往往將見年所徵那作帶徵之數名爲完舊欠實則裁新收也今歲之所減即爲明年之拖欠見在之所欠又是將來之帶徵如此連年誅求無已杼軸空而民不堪命矣況頭緒繁

多年分派糧徵票限因所徵合至愚民竭脂膏以供
輸靡卹紳衿奪之[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麥[illegible]以其贈遺戶增擬
蠶之欲甚至不才官吏因而獵取侵漁者亦往往有
之夫與其敲朴窮民浚其膏血以實姦貪之橐孰若
施曠蕩之恩蠲與小民而使其皆戴　上之仁哉合
宜悉行蠲免止將見年正供之數責令盡數完納有
仍前拖欠者將督撫官員比舊例倍加降罰夫以當
年之所入完當年之所供在百姓易於辦納在有司
易於催徵閭閻免誅求之煩貪吏省侵漁之弊是官

民兩利也況今考成法行公私積貯頗有贏餘獨此積逋於國賦初無所損而今膏澤洽乎黎庶頌聲溢於寰宇民心固結邦本攸寧久安長治之道計無便於此者上命亟施行之八年又允輔臣議行丈量法大均天下之田旨下言所爲均賦者用蘇民瘼非盡地利求增稅也恩意深焉一時府州縣無敢不舉行丈量法者將總計實在田七百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頃二十八畝零而撫按官嚴督核課殿最其淸强敏練撫字忠愛之吏得因自效而諸方田

法令纖悉明具人習步筭而賦均與時虛糧詭寄之弊盡汰然其吏罷軟貪縱若豢交買譽者多僥蒙右急貧弱而山谷湖蕩之田歲收下下以一法槩拘之均以一則起科不無增弊如初又其將自郡縣吏而上皆程日趣工苟以奉　明旨集事爲功不暇審度一委于吏胥之手王祭酒材嘆之曰經界盛事數百年一逢而有司無眞切爲民之心祇欲速成以徼虛譽是　聖祖之尺度不足遵上司之僞書不足畏獨責筭以省力之私爲一則之説遂之官將其良心以

欺民民抑其本心以徇官取快一時撫切之謀無復異日經久之慮則是舉之行固不如無舉之為愈也嗚呼書稱成賦必則三壤禮制地征必辨五物禹任土作貢至十有三載乃同今皆違之能有行乎乃知經界之法郡縣之民各視其守令賢否為式量利病法固不能以自行也叙

國初分田之制有四曰魚鱗有圖曰刑嚴詭寄曰律嚴欺隱曰籍沒有稽夫魚鱗有圖則疆界明矣刑嚴詭寄則法令行矣律嚴欺隱則賦役均矣籍沒有稽則官民辨矣而且賦有定

期後有常額此師古而迹不泥政善而民宜焉者也今則豪右之兼倂也而賦獨輕問之曰何不舉初年之法乎則皆曰南陽弘農不可問姦猾之詭射也而役不供問之曰何不舉初年之法乎則又曰投鼠忌器城狐莫究夫兼倂不抑則無土之民必逃詭射不問則守法之民必貧夫兼倂何以能驅民於逃也得其地而遺其糧賦奚以供而可獨存乎詭射何以能致民於貧也差重而供之者寡役奚以辦而能獨供乎故地去而糧存兼倂者使之也人逃而賦存詭射

者爲之也況兼併必勢豪其財智足以迷吏書而賦獨減詭射必貴顯其信望足以攝官守而役獨蠲由是蕩産者逃而責賠於里甲里甲復逃而均之縣包賠不勝而告者紛紛矣守令無如之何而均田之說起矣蓋古之所爲均田者因人而授之田而無不耕之夫顧賦有定籍法不可以盡壞人有定業勢有難以遽奪是未可行也今之均田云者無亦欲因田以平其賦使無不稅之田乎然行之未得其道弊且緣是以與其故何也蓋　國初以監生供丈量之差

履畝畫圖有差錯則罪之以故法行而難犯今則民僞滋甚法有難以盡行者且田有等則賦有上下不論其等則欲盡取而均之則官民莫辨肥瘠無等吾恐法難行而弊之踵於昔者愈滋矣何也蓋兼併詭射者威既足以制人賄又有以通神何也賦雖匿而名猶存今則併其名而亡之矣向也役雖隱而籍猶存今則併其籍而去之矣雖然田不可均故也而兼併獨不可抑乎糧不可均因也而詭射獨不可革乎然抑兼併之法有三曰稽田地曰覈差役曰先徵科

產去稅存則稽覈產者誰也由是計畝而責之催收田多糧少則稽脫漏者誰也由是計糧而責之收籍此稽田地之法也富者必重其差役必先其科徵役重則不勝其差之繁彼或且無樂其業之廣徵先則不勝其督之嚴而亦將苦其糧之多此重差役先徵科之法也稽詭射之術有二曰愼優免曰考寄莊夫優免免其本業耳今則廣收富人之田以射利欲愼之則近日之例可尋也寄莊其廣布者耳今則借豪貴之名以隱差欲革之亦近日之禁可尋也至於

獻有例强占有禁其法具存也其他荒蕪汙下之地
糧不可減也召民耕種之使之止供輕糧兩差不與
焉獨曰不可乎河水衝決之地糧不可減也則以汙
漲者補給之計畝而不使嬴焉獨曰不可乎是皆救
賑之急務而通變宜民之至術也舉而行之則利不
必典也去其害利者則利自興矣法不必改也去蠹
法者則法無不善矣不然欲行均田之法則將奪富
人之所有給貧者之所無情屈勢格必羣起而爭之
況司府會計之繁郡邑踏勘之擾又有不勝其弊者

乎故朱子謂均田爲東坡之戲論良有以也
張瀛海策曰井田以養民也封建以司養民之事也而任土作貢率作興事則賦役於此乎始其法始於黃帝備於成周如所稱百步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登之至萬井爲同斯卿大夫之采地也又十之則大國之提封也又百之則天子之王畿也四海之大析之直與百步之畝相通天子之尊推之直與一家之長相比故其法通上下而命之曰徹

於是乎井衍沃牧隰皋法皆什一丘出戎馬甸出兵車牛甲士步卒賦所從出矣於是公旬之令歲三日大事致民家一人大故致餘子田與追胥合作則役所從出已自秦壞井田開阡陌盡民力之所能耕予爲世業而又使得賣買富者連阡陌而貧者無立錐田與民之數若皆不可得而知則舍田賦民至二十倍於古民不堪命遊亡轉徙并賦與役無所出故自井田以後欲民之土著其法無如限田即求賦役之均平

其法亦無如限田限田之法始於晉武繼以後周至唐而法稍備人授田一頃有世業有口分以租庸調徵之獨其聽民賣買又使得自狹鄉徙寬鄉徙者賣所分田而去故民遷徙不常自貞觀至武德不數十年而天下半蕩爲浮人於是楊炎就流民爲土斷變租庸調爲兩稅二時逃亡頻忝而世業口分蕩然限田之法廢矣宋建隆有度田之法熙寧中又議行方田農田水利諸法徒足擾民無益於事獨其差役雇役之

議猶可備役法之變通耳總之三代以上法甚備於周之井田至商鞅開阡陌而一變而今世所用者固商鞅之阡陌也三代以下法莫備於唐之限田至楊炎定兩稅而一變而今世所用者又楊炎之兩稅也何也周以前田在官而秦以後田在民以官之田予民易以民之田予民難此阡陌所以不可變也民有田則土著無田則流轉既去而反客為主則擾亂流為土則便此兩稅所以又不可變也我 太祖龍興民

問洞悉民隱以墾田定天下之賦稅以版籍定天下之甲丁爲田者二曰官曰民爲賦者二夏曰稅秋曰糧爲役者三曰里甲曰均徭曰雜泛而又有銀與力之不同是不特用楊炎之兩稅兼亦採宋人差雇之意此

國朝賦役之大都也版籍有圖焉有册焉圖所重在田則田爲經人爲緯田各歸其都圖諸原隰墳衍膴瘠方員之形畢具遇土田之訟則質之此不與人爲轉移者也册所重在戶則人爲經田爲緯田各歸

其戶一切新舊變遷離居析爨之故皆具遐跡役之徵則稽之此與人爲轉移者也有轉移者以時其登下之數則役不膠於一定而消長之變均有不轉移者以握其常定之券則田不紛於出入而隱漏之弊絕法至詳矣顧有司定賦役利於冊之便則田必隨人田既隨人則即去其在所而與圖不合寖久則圖不足據一聽冊之轉移而欺隱影射飛灑詭計之姦百出語曰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量之至丈必謬

不稱丈量徑而寡失戶日變而田不變也田之隨戶者朝更暮易而田之地著者終古不易也田終古不易則圖亦可終古不變也於法當爲母戶無歲不變數歲則大變冊所以十歲一更也於法當爲子母以權子則子不能遠去子必隨母則母不爲空名子母之不相符病在賦役之時不先按其田畝而亟徵其貧富急於得富民則迫之衆聚一衆聚則子去其母而不能問決左得前貴之戶一而右失中人之產十矣緩

於責效民則聽其支分一支分則子弱於母而不任役矣上慕矜恤之美名而下得隱漏之徑竇矣此皆經界不正之故經界者非獨古井田有經界即邑分爲鄉鄉分爲都都分爲區必有經界焉其田必有定數焉受田之人甲與乙易殿也受役之數重與輕易裁也輕重之額定而以人實之主可也客亦可也甲乙之名立而以役隨之二人而共役可也十人而共役可也總之戶有入田必無出人可來役必不可往如此

則豪民疲於奔命必約而定於一方而畢戶籍於分析將各而守其隴畝不井田而民安於鄉井不限田而民甘於節制矣